

周
易
本
義
註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嶺南遺書

新會 胡方 大靈撰

繫辭下傳

第一章

此章贊易書之善首二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第三至九節言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親切末節例明聖人之情總註云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是釋其所言未釋其所以言須更究入一層方見有爲凡聖人治已往之事卽以治未來皆卦爻吉凶之類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二節言卦爻是言書之卦爻與著之卦爻相符併言書中卦爻之詞足備著之卦爻之用也卦爻著所能爲不待用書唯詞非著所能爲易所以待卜筮用者專在此耳二節併言卦爻者見詞所以該詳之故也卦爻於著所衍之卦爻該詳則詞因之而係亦於著所衍卦爻之辭亦該詳矣此節言書備著所衍之卦爻按下節

動字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則象爻變亦當只占者
所值之象爻變也 象象萬事萬物之各體爻象萬事
萬物之相交奇則獨偶乃交八卦奇而因重偶也因重
之卦文王仍作二物一偶看周公乃作六物三偶看三
畫之物以其二畫爲偶則有一畫間置者又無內外相
應相交之象總不足故八卦只可合作一象看因重方
可分看作六爻也 單八卦卽卦義亦不見凡事物無
爻得失當不生也 萬事萬物不外二氣之老少純穢
所成今八卦乾坤爲老爲純三女爲乾索坤爲少陰爲
陰穢三男爲坤索乾爲少陽爲陽穢物體之大凡盡矣
數者氣之紀氣之所無數不能有氣所成之象止此則
著以數成之象亦止此矣 八卦無陰陽均者物非男
卽女無不男不女半男半女者也故畫止於三四則有
均而莫適爲主矣 此節及下節首句總言盡所有之
卦爻與著無不相符言著有八象書亦有八象著有六
爻書亦有六爻著有變卦書亦有變卦也書非預爲著
謀但在氣在數總不外此理書視氣而作著用數而爲
自然兩无參差也 作書作著俱是要像出萬物萬事
而事物除各體相交無可象處矣故皆小成於三畫大
成於六畫 六畫外無可復設之象象事物已盡也故
書只六爻而爻盡在其中 此節恐人知著之卦爻
亦有限或疑書之卦爻有限不必與之相符故云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上句究極書備著之卦爻下句乃言書詞之爲著待用者至備也 上節言正卦爻之備此上句言變卦爻之備上節兩在其中是言已盡於此唯盡相推之致而後爻盡於此已盡相推之致則更無相推者出其外矣推剛者必是柔推柔者必是剛剛本從柔變來則有剛時先有剛之變而往者在矣柔本從剛變來則有柔時先有柔之變而往者在矣正卦原是推變卦者故有正卦不患無變卦也總之此之所推者卽是推此者觀此之有所推便知有推此者也彖詞有以卦變起義者因見得變在其中也 下句雖承上句說而已總承上文是將占者所值說到盡處動在謂不獨卦在爻在而併卦爻之動亦在也 動卽變也註云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謂所值正卦爻所當變之爻象非指所值之動爻所值之動爻現成是動不應爲當動且是正爻則可項爻在其中說不必又說變在其中方見係詞之不遺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節言占者所值之卦爻是動者書中之卦爻是靜者靜是體動是用疑聖人詞之所命是施於書之卦爻則

是言體之吉凶悔吝未是言用之吉凶悔吝以爲占者
所值之卦爻斷恐未親切不知吉凶悔吝雖先命之於
書而是將來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以應之者則聖人當
計及足爲動者之應而預假設作動以命之矣豈於動
有不親切乎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是以言外見聖人
預作動命理當如此則聖人必如此也卦爻之材質
境遇雖因之作動則有吉凶而未嘗有作動則材質未
境遇未交吉凶亦未成也人之卜筮者皆在未動時
聖人告以動之吉凶悔吝皆告以將來之使使之趨避
若已動則告之無補矣動方命以吉凶是聖人寬人遷
改之路卽過而能改可復於無過之意註云雖詞之
所命承上節言言命之於書也因卦爻句是預透下
見乎外句言筮法老少多則以老爲動少少老多
則以少爲動六爻皆少則六爻皆動故占者所值雖無
交重亦是動卦爻此動字是正卦之用爻與上文指
變卦不同上文言變卦不外正卦爲變卦係詞不外爲
正卦係詞此言正卦之
係詞皆以其動係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此節因占者之正卦變卦皆鬼神一時爲一人一事所
與當是同宗之義乃變卦之吉凶悔吝多與正卦相反

恐人疑變卦之詞是聖人另作係之與爲此卦之變卦
不切故爲之釋疑總指點明變卦與正卦不同見詞之
不同非不切也如謂變卦之詞必與正卦相類方切
此卦之變卦則必變卦與正卦無異而後可也今觀變
卦固與正卦不同則詞正以不同爲切矣聖人之詞
本未曾拘爲何卦之變卦而係但不論是何卦之變卦
皆另爲一時義則就此時義而係之詞便不論是何卦
之變卦皆切也二句總將上文一變字詳析言之凡
變卦皆是先剛而後變通爲柔先柔而後變通爲剛者
本是能生而不止者亦方始而未終者言本是不能
禁其後有不同之意時是前後相禪者亦前後相代者
言時是不能與其先同之意立謂立定不移而含生彼
之意得變卦時正卦未嘗去故曰立趣者隨其時候之
所宜而不違也變有增其舊者有損其舊者若仍其
舊則非變也善惡之力厚者積之有自微進盛之時
舊善惡之力薄者積之有自化入衰之時候時之不齊
由其本之不齊生也
去舊爲變卽新爲通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二節已言詞切爲著卦命此下五節又言其切之至
以他事物之詞係此事物固不切以過不及之詞係

事物亦不切人情欲自寬於聖人罰惡之事必曲求其
苛以毀之今卦爻之惡不一等而聖人槩予以凶悔吝
且凶悔吝多於吉亦人之所議也故言此五節以釋之
謂天下得吉止有一理吉外卽予以凶非過苛之詞也
悔未離乎凶吝已入於凶皆凶也 无咎亨貞是事
體未是事應厲有凶甚之詞有時數使然非事應之詞
事應之詞只有吉凶悔吝耳 吉凶有明著於詞者有
詞未及而可推見者要之皆在詞中也 貞勝謂爲貞
而相勝 貞謂物之正理而又依之乃吉而須以爲常
者謂之正不盡謂之常亦不盡故稱曰貞意重在常不
在正 正者所當然常者所不得不然當然之理皆因
得然不得不然之勢而定合理卽合勢故正者卽常
正以是非言常以利害言有空以禁其變故以此爲常
勝謂此之所勝在彼此之所受勝亦在彼爲彼此之
外無他物也使尙有他物則彼此不必適爲相勝之物
矣 是勝凶者止吉勝吉者止凶之謂非吉能勝凶凶
能勝吉之謂 貞之爲卦爻所離合是吉凶之故
貞之一是吉凶勝之故本文含而未露下方發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

此節正申明所以貞則勝 合之則吉不合則凶故以
爲常而合則吉不合則凶者止一故得吉者止一其餘
皆得凶者也 天地句從天下所以貞一之本說下日
月句又証明天地之貞一 天地物也道事也天地之
道猶云天地之事謂天地之事有其所以觀人者而即
其事之正而以爲常者也 觀者指易簡下節方申明
行道育物皆天地之道而行育中有承人所以行育
之理只一箇易簡也 日月是道之行即天地之道之
一端 易簡是所以明之理貞明易簡之效也日之自
率陽性爲明易也月之受明於日簡也 中昃盈虧溫
寒薄蝕之類皆日月之道而上事皆以明爲之不明則
無上事是貞明也 貞乎一謂貞止在乎一 一指易
簡易簡是其物一是其數也不言易簡言一釋上節所
以貞爲勝之故也因隱指易簡而未明故下文申言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此節釋明觀字之實 謂所謂觀者何也是易簡也爲
其以此示人故曰觀也易簡是釋觀之實示人是釋所
以名觀之義 唯健故易唯順故簡確然隤然原所以
有此示人之由言之也義見上傳首章 下節承天下
之貞一言此節後須結出天下貞一以爲下文之地當
云萬物皆天地之分體天地貞乎易簡則日月之所以

貞明者由貞乎易簡天下之所
謂真一者卽貞乎易簡可知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上二節只是吉凶相勝之故合此節方盡卦爻吉凶相
勝之故上文貞勝貞字就卦爻言上二節泛論貞以
起此節此節方正承卦爻之貞言上文貞字中有一及
卦爻與離合之意此節總發明之一事物之貞只一
事物視之以爲吉凶他事物不必視之以爲吉凶也今
使事物之貞一於易簡而卦爻之貞不必一於易簡則
天下之動吉凶相勝卦爻不必吉凶相勝矣乃卦爻正
效像事物者則亦效像事物之易簡專爲於其中而
又見得見失於其中矣此卦爻吉凶相勝一如事物相
勝之故也此指易簡天下之貞一於易簡而天下之
動不必盡如其貞是此易簡獨爲天下之貞而又不能
使天下盡合之者也效者效其獨爲天下之貞而又
或合或離於天下也非直效易簡直效易簡則无凶矣
不正言卦爻之貞一於易簡而有離合倒言易簡獨
爲卦爻之貞與爲卦爻所離合所謂詞有賓主也貞
在此則離合乎此之吉凶可斷矣貞一乎此則離合乎
此無復離合乎貞而吉外止凶凶外止吉可斷矣故言
卦爻之貞一於易簡又言卦爻離合乎易簡而吉凶勝

之故无餘義矣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節說透吉凶勝之故而此節結之謂貞一而卦爻

與之或離或合如彼故吉凶生而又相勝此貞勝之說

也內指著卦外指書著卦撰著所得之卦也謂著出

一卦爻書卽以此應之吉凶見乎外卽上文勝字之

義吉凶非有吉有凶者或吉或凶之謂乃止一吉一

凶之謂也總要見詞之嚴謂非凶見卽吉見非吉見卽

凶見於凶外无所更苛於吉外无所更寬也首二句

結上文意已畢以下二句特申明此二句事體耳謂

爻象之動雖吉凶之詞未見而吉凶之理已定不然則

詞之見非其正應矣而吉凶已定則趨避之方亦已定

是變之見卽功業之見矣功業謂人之所以成功業

者卽人之功業也爻象之動自著之而成故謂之

變此句申明爻象之動包含吉凶此處足見詞之親

切然此一段主言吉凶之无過不及以見親切之中又

親切若大槩言因吉凶而命以吉凶則反寬一皮又雜

一段之意无此文法只合以下句爲主以此句作陪筆

耳就吉凶之見言之是吉外卽槩以凶此見聖人之嚴而究其所以嚴則見聖人之仁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以上以言易書之爲卜筮待用者該詳親切爲主聖人之情句只因吉凶相勝生出已是一段之餘波此節以造化功業推明聖人之情是聖人之情一句注脚又餘波之餘波上文聖人之情言似嚴而實慈此節推明嚴之所以爲慈也大意言非嚴不能禁民之非非禁人之非不能生人可見係詞之嚴出於生人之慈也大德句引起下文之詞天地以生爲德則聖人亦以生爲德矣非位無以行生人之事以生爲德者非寶位不能寶位句循云以生爲德也守位句言以生爲德則首重生人失位無以生而物非人無以守位則欲生則首重生人失位無以生而物非人無以守位則欲生物者安得不先生人乎人貴於物生人本急於生物不待爲守位計此就貴於物外加言其所當急也須補出上層不可單說人以守位重聚人句言欲生人則莫急於生財聚生聚之聚謂使之遂其生無死亡流散之患也非多爲己助之意己上言要用理財句言又要用義不能禁民爲非則民有斃於爲非不然亦陷於禽獸則雖生猶不生故必在理財正詞以禁之而理財正詞不以義亦未能禁故又要用義民之非有

因財而生者侵奪淫侈是也唯限其所取節其所用可
以禁之民之非有不因財而亦生者一切縱欲恣意是
也唯告諭警戒可以禁之義則理之正之一依乎理
所當然而不參以貶損之私意也以理財正詞比吉
凶之斷卦爻以義比吉凶之相勝以禁非比使人趨避
連上段總言生人須生財又須以義理財正詞而禁
非天下之功用事業也以人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禁非是
治天下之功用事業也

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是誘人尚象併教人尚象之
法也聖人皆尚象則人之當尚可知而觀聖人之
所以尚象則尚象之法亦可知矣尚象之法在於
象中求出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用之制事制物
皆是制器尚象以爲器爲器以應象皆是尚象爲
器以應象者不用以制所爲之器而先用象以制所
爲之器所由起之器也如弧矢之利是取睽以制成
一天下之乖而後制弧矢以應之也首節言象所
以足尚之故以引起聖人尚象
以下方正言聖人尚象之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取諸物以上是察神明之德萬物之情先言象之精以
見通類之當也 觀象二句言其大觀鳥獸二句言其
小自大說到小以見无所不觀也 鳥獸之差別在文
地之宜謂草木草木之花實枝葉是其文也觀亦是
觀其文 近取二句總結上文謂其遠取諸物如此則
其近取諸身可知而遠取諸物自如此是則近取諸身
又遠取諸物也 註健順動止是訓神明二字性是訓
德字雷風山澤是訓萬物二字象是訓情字神明萬物
不止此舉類之詞也在內而不可見故曰德在外而可
見故曰情通者隱而顯之是達之於外也類以似之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節取物象而歸諸易以下就易取物象而制爲器也
如離先是取物相麗之象而紀之今又取其所紀相麗
之象而爲網罟 結繩是情物麗是德 物麗爲物所
麗也物之柔弱輕而相麗者便有爲物所麗之德 爲

網罟是尙情之象以佃漁是尙德之象 器之情德聖人無師亦能設之而既有可師則不自用而師之乃聖人也取非聖人之見短處正聖人之見長處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益

木是情入動益是德 木之德不止入動入動是其一德益又此一德所生之德之一也 爲耜爲耒皆兼取入動 耜耒入土之力在上動土之功在下 總取木之能入能動又能益人之象而用之 以上二卦卦名本卦德故取其德而名亦正切 其事非尙象必於名有取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此總取情 借噬嗑爲市合是尙象復偶因名可借而併借之非尙其象必可借其名亦非以借名爲尙象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尙象以制治天下之統體是尙之極大者

是取德

總之黃帝堯舜之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

通其變

者有當變之理而不能變如變被阻塞在一處行不得而今去其阻塞使行也

天下所以有變理者以民之

倦於前事也倦於彼必不倦於此故通其變所以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二句申明變通之實

化者去故而

出新是釋通之體段神者因其故之當去新之當出而順之非以己心與焉猶易之无思无爲也是釋通之機

趣使民宜之釋其變二字變是前事之變則必與前

事正對反者方是前事爲民所倦故生變而因爲民所

不宜故生倦是民所宜乃生變之事之正反對生變之

事之正反對方是生變之事之變也今所通者是使民

宜之之事故曰其變

通其變卽通其使民宜者故所

以使民不倦

易窮則變四句贊通變之道善謂此是

合易道而卽合天道者也

易者天地有一道其名爲

易窮則變三句正疏其實易者一理而易也窮則變故

是易變則通故是理通則久故是一理窮者不可行如政之爲民所倦是也通者可行久者一理之不息如三代之建寅建丑建子變也而法皆可行通也建始之義常存久也若秦之建亥亦是變通而於萬事不便民不樂奉其朔是不通也而於天地人之始皆不合則建始之義絕而不續矣天亦以易爲道故以易爲道者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天祐之徵也垂衣裳句是總結上文猶云總之黃帝堯舜變化而无爲者也不通其變是不變化如是則不能使民宜而不倦而不通不久故天下治言能變化卽結通其變也不神以通變則是

有爲故垂衣裳言無爲卽結神也取諸乾坤言此變化無爲是取諸乾坤也變是化所成註變字頂上文變字化字頂上文文化字卽頂通字乾坤先取天地而象之今又從乾坤取天地之象而用之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此取情木行水上是萬物之情象在易中者不通者人爲水所隔而不能用行也如是則不能致近物於遠亦不能致遠物使近物有不致則天下有不利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取德下動上悅是易所以象服牛乘馬之意思於其中者意思即德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此亦取德 豫之德爲順動而順動所以遠害則亦有豫備之意矣人之順樂動樂在目前爲得豫貽樂對後來爲能豫備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白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兼取情德木地物也木以動德地以止德相合則杵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此亦取德火之動而上澤之動而下物之德也 上上而不止下下而无極此君貴而民賤君亢而民離之象大亂之象也聖人以此制成大亂之世界在目前而後制爲禦亂之具以待之此兵所由設也 弧矢舉一端以

該兵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此亦取德然不取三畫卦而取六畫卦之德 四陽方進而連勢壯也壯則未可壞敗是卽有固意 壯固不獨可取爲宮室而宮室其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此亦取德物之大與其過皆物中之德也 大過之象大者過之象也聖人取以過其事之大者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此亦取德 陽明陰暗以五陽決一陰以極明破餘暗之象也以書契治百官察萬民是絲毫欺隱皆決盡之事故是取此象而爲者 明暗夬皆物之德也

第三章

此章教卜筮者必觀象。卜筮者不過欲知吉凶則以爲但觀吉凶而可以已矣。不知卦爻之正與所問事反應者則其吉凶是正命所問事矣。卦爻之與所問事反應類應者則其吉凶未是正命所問事也。故必須就象觀其與所問事離合而後吉凶之爲反告正告類告可知而後所問事之吉凶可知也。言象之詞卽象人非不看而看之不審猶之不觀也。章中只言吉凶悔吝之占是切爲卦爻斷非懸爲所問事斷而不可不觀象之意。在言外見吉凶悔吝爲卦爻斷未爲所問事斷則必知卦爻之所以吉凶而後可以推所問事之吉凶矣。大意言象中有材有動而詞之吉凶悔吝切此言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謂易初有畫无文只是以象爲書而畫是物之似故名象也。像者未直是事物而似乎事物也未直是事物則有待於言似乎事物則有所可言此聖人所以爲詞以繼之也。像也猶云材動之似也。

象者材也

象是象詞其意不離明吉凶悔吝 物之材料精粗一風
格爲器美惡之體統卦之於爻亦如此如乾則六爻皆
健之變坤則六爻皆順之變屯則六爻皆屯中物事
蒙則六爻皆蒙中物事是也材也猶云言材之象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爻是爻詞 六爻天下之動之象爻
詞是依此象而發明其形容道理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節與上二節文氣一縷 是故二字謂吉凶悔吝之
詞爲言象故不得不設非不爲言象而漫設總謂是切
言乎象之詞也 非如此不能言象故欲言象卽不得
不用此 生著謂卦爻之吉凶悔吝以吉凶悔吝之詞
生發著明出來與人見非吉凶悔吝之詞生著也而意
則言有詞以使吉凶悔吝生著非正言吉凶悔吝以詞
著

第四章

此章辨陰卦
陽卦之疑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謂多陰之卦反謂之陽多陽反謂之陰此似可疑不知
必須多陰始是陽卦多陽始是陰卦蓋一方能為主二
不能為主一陽二陰則是陽為主而為君子之道二陽
一陰則是陰為主而為小人之道此所以必一奇二偶
合之為奇斯是陽卦必一偶二奇合之為偶斯是陰卦
也一奇二偶則奇一偶二奇則偶言奇偶猶言一奇
二偶一偶二奇也末節釋明奇所以為陽偶所以為
陰其德行句謂此奇偶之卦表裏皆顯出一箇道加
人之德行來而是何德行也道之意思在裏為德道
之形模在表為行而奇偶之卦表裏皆是君子小人之
道陽統陰而貴故稱君陰承陽而賤故稱民以貴
為主則貴而為君子以賤為主則賤而為小人君子
小人兼德分言善與誠則為君子之德惡與偽則為
小人之德為勞心之事則分當為君子為勞力之事則

分當爲小人 辨卦之陰陽无大緊要因其說可悟爲
人立心須一故記之 陰陽皆能爲主而二卽不能爲
主可要成一種人
須立定一種心也

第五章

此夫子釋小象之別詞以其大關係於人而特記之
亦以見象詞之約畧其中尙有包蘊有畱餘玩詞占
者當如此以用其心也 夫子平日如此說易者多
但象詞皆用此例則言多而書難於載故另爲約畧
之詞而如此類者皆逸
之所謂書不盡言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節釋憧憧之所以未光大與不可憧憧之事理不待
思慮而定加以思慮則害理所以未光大也而憧憧之
未光大无事不然卽爲事亦如此 三下節自歲功說
到爲學見天道人事无不然 何思何慮言道體非言
求道者不待思慮不以思慮有者正以思慮得思慮其
不思慮者則可以思慮創道則不可也 殊塗百慮皆

己自然則不待設處殊百皆同者一則不須揀擇所以容不得思慮 同歸一致以理之綱言殊塗百慮以理之目言殊百言詳備也 同歸以究竟於彼言一致以根本于此言如終皆可以成歲同歸也始皆欲成歲一致也或日或月或寒或暑或往或來殊塗百慮也 慮是發爲理途是由此理同歸之途卽一致之慮但對致而言則爲慮由靜而動也對歸而言則爲途由行而止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下指點何思何慮之實際 理在往來屈信不在明生歲成利生總言天地利物之理皆是不待思慮而有推者此往彼來如來者推去往者也先此往彼來後彼往此來是相推 未往而來來而不往則礙未來而往往而不來則斷往而後來亦往而卽來來而後往亦來而卽往皆可以如此不可不如此則何用思慮而後得理也而可以如此又不可不如此則何用思慮而後得此當如此之理所謂自然也唯自然方是理非有不自

然之理也。總之因感而起者是理過感而爲者是懂。懂屈正信之感，信正屈之感，使我可然不可，不然是感。動我之然也。往者三句正申明上事，是因感而起之事。自然爲誠爲公，不自然爲妄爲私。必思而後有從者，於思慮之事外，又須思使從此事之方法也。既有思慮，又有此思，故曰懂懂。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節言學中功後之效，不待思慮。尺蠖二句承天道而廣之，以起學問之事，謂凡屈後自有信理，伸後自有屈理，不待思慮，不特天道可見，卽萬物亦有自然者。何況君子之學乎？尺蠖龍蛇在物爲一類，在一類爲大小，偶舉一類而見其無不然也。以此推之，他類可知。精義四句以納於心爲屈，發於外爲信。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精義者將人心處物之裁制，從粗講求到精也。入神則到精之極處矣。人心之義到至精處，只是物理不見心之所爲，則有見及義之精，卽併見及心之无方在其底，所謂入神。利用卽以所精之義致諸用而利也。餘義註備。此君子所以勿忘勿助。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節言學中效後之效亦不待思慮未之知謂自是以上无求進功夫可爲則其進與不進非已所預知不知是功之止故曰屈德盛而致窮神知化是效之發故曰信不知後德一路進向盛去是信之漸到盛極而窮神知化是信之成窮神知化德與神化同體而能反已知之也窮是窮理之窮亦知也德盛己是信之極但未發爲窮神知化則未見其盛仍似伸之未極故以窮神知化爲信之極事自致者自然而取得此也此窮知之知不用致知工夫得也道本神化得此而後謂之得道神卽上文之神化卽上文之義此與上文別者入是一隙之窺窮是全舉之覽精是功夫知是現成因彼時神化在身外此時神化在身內也神化者道之全體大用得此方是於道无不得神只是以天生有化只是有而不滯知化之所得精義利用可以得之此與上節分已得未得者全在於神不神但有神則有化故併言之耳當申說以窮神而知化歸重窮神方合化直言之是物之宜義橫言之變動不居義零說化合說也上節學者之行恕求忠而未得此夫子之一以貫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節專以非所困非所據釋象詞未盡之義象詞以石之比剛明蒺藜之比剛未明故單釋剛實則釋明承乘皆剛也剛爲君子何以比之石與蒺藜若以石與蒺藜爲美比則又不應係以下面之占此象詞之所未明者也今釋之謂君子非小人所能市事之轉見惡結之終必離君子非不當困當據而非彼所能困能據則非彼所當困當據也此見小人唯有自新則君子不必事而見容不必結而見助不然則事之結之反非計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所以獲之道 象詞解悖只見獲之所以利未見射之所以獲也 禽此非人而在高位 弓矢句見射非无器之事起藏器句射之句見器外又有人巧起待時句 藏器是內有其具待時是又有用其具之巧在具之外 動而不括雙頂藏器待時言釋藏器待時所以利之故 才有困頓勢有齟齬則作事不去所謂括譬之射則矢之偏枉侯道之有觸而中隕也 未句是釋獲之无不利之占是虛設以待其人之詞與他詞實從卦爻起 義者不同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釋不行雖无咎而終不免小人之道象詞只釋爻所以許之无咎未見爻非以此教君子亦觀此爲畧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釋滅耳是不明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亦聽不明中之包蘊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釋象詞之所餘留見象詞之於爻詞有關者以其事之至明不俟論非闕疑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節釋四之失信以才能非以心術見爲臣當兼量才能不得專恃心術以告无罪也亦象詞未及所以然之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象詞位正當也只釋所以能得此爻詞之故是爻詞上
上層事今此節乃將爻詞逐一釋之其知幾乎以上提
出知幾以引起不俟終日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四句正
釋不俟終日是知幾易曰句又提出介石貞吉介如石
焉二句釋不終日本於介石君子三句釋貞吉首句
言知幾之本謂神方能知幾非極靈不能知而非虛極
不能靈極故知幾者之心如著之虛以涵靈者也上
交二句言知幾之凡幾者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者
也上交中有詔下交中有瀆是後事之端伏於前事中
也故不詔不瀆爲知幾知而後能預遠之預遠之而後
能遠也上交主嚴敬下交主和愛嚴敬會生詔和愛
會生瀆瀆自衰也動之微句先發明見幾所以必是
不俟終日之故幾之體制是前事中後事之端上交
中之詔下交中之瀆以例明之此句又言幾之在前事
中在於極早是又言此體制所處之地位也凡事初
輕後重初少後多皆初微而後著也物之著者所生亦
著物之微者所生亦微事初是微則幾在事初中亦微
矣微猶言在事初也事有其端卽是其事已發動善

惡吉凶相連之事善幾之見卽吉之見惡幾之見卽凶
之見先字重先字猶云早也未有絲毫吉凶可見
時方是超然吉凶之先微是善惡未有所見之時此卽
吉凶未有可見之時也到稍近善惡時則善惡可見非
吉凶之先矣幾在前事未終日時故微幾在前事未
終日時則見之亦在前事未終日時矣易曰句轉文
似云由此言之方知不終日云者言知幾矣然易不但
日不終日而先之以介於石係之以貞吉何也介如
石三句口氣似云蓋惟神能知幾而介於石者又所以
神之本也人能介如石焉則不用終日而識幾之斷然
矣不然則不終日之識未可冀也此易所以言不終日
而必先以介於石也介者此心不入於欲之操守也
此是致神工夫與聖人之洗心事同而用力異耳君
子三句口氣似云若夫貞吉云者謂不俟終日則吉但
欲其長吉故又戒以貞耳而不俟終日何以吉也蓋天
下之事圖之早則成君子能知幾則能圖之早而修己
則德進治人則業盛而爲萬夫之望矣幾有順生者
自微而彰之類是也微彰者因事而有增益也如上交
之詔下交之瀆是也幾有反生者自柔而剛之類是也
柔剛者屈之不堪則激昂也如劉先主之柔忍而不能
純是也四字不外孟子於不可已而已章之義皆言人
心遷流之勢非言天下之事機與作用之術數說作禍

福起伏與以與爲取之類者大謬 知微知彰謂方見有微在時卽併見有彰在也下句倣此 萬夫之望謂德業爲人所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以顏子之事釋不遠復 所謂有不過見得如何是過在面前耳非已有於身也未嘗復行謂卽投轉不復向之去非行過不再行也如此方是不遠復 此卽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知善則知不善爲善則去不善也知是擇之功而非大知則擇亦不能必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象詞言三則疑已釋明爻詞是戒人致一此又以天地男女之事例明不一之利害以見所以當致一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此以立心勿恆之所爲釋其所以致凶危以動三句非立心勿恆正面而立心卽有所爲故致凶也安易卽安易於動語非動語外另一截事安易皆心安之意但動用及身心安則有體之充隨之故統言身語專主於心故專言心也安易不外孟子不動心之義謂當於理而可無恐懼疑惑也動言之理不可攸舉故以安易虛言之若求之理則在交定而已故實言之要之定交而後求卽安易而後求耳求中亦有動言而交定則動亦安言亦易也先施所以定交定其交猶云先施君子修此二句承上文之事而言其效以爲下文反案一截立意總在此所以全之道止有此則舍此不全可知矣此指安身之動易心之語定交之求全者有益無損也危以動三句皆不能久處其本分而急望增益故不能待理之當動當語當求而強動語求也前與字助也後與字界也稱施而求則求有量无交之求必濫也舜之若將終身焉恆也勿

恆者一毫欠缺亦不能耐一息欠缺亦不能耐也於上九居益之終而仍求益不已看出在人君動主國事語主教化求主賦斂危懼无交三項漢武帝俱有之

第六章

直言詞之至精所以聳人尙詞占也 上傳易有聖人之道四章只以使人無不知來物爲至精今乃直言其所以使人無不知者極明來物盡明來物也首節是陪跌之筆以下方是正文全章大意似云前世聖人立象其開物成務之功亦已至矣而後世聖人因而係之詞其事尤有進也 次節又以從下文有出之義先言以起發下文 三節言彰察之極其致是所以使人知之事は精細之義四節前六句言彰察所及之無限量是所以使人無不知之事是精密之義後二句決言衰世之意以總結兩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通節重末二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是理之已足然止以卦體之通之是事之有可加此後世聖人憂世

之心所以因之以起事而亦必有所起之事也作易
至卦立始成而有乾坤而後有摩盪有摩盪而後有卦
故乾坤爲易之門其所從起卽如其所從出也 乾坤
指奇偶兩畫 物者氣之質易所寫陰陽之意虛而以
畫爲質猶天地間所行陰陽之氣虛而以物爲質也
陽與陽合陰與陰合及陽與陰合陰與陽合皆是陰陽
之合 天地之氣自微陽至極陰爲一段雖流行不已
總此一段終而復始耳而一段中析之爲八節一節析
之爲三分觀一歲二十四氣分八卦每卦管三氣可見
八卦象氣之一段也因而重之象此一段之流行不已
也八卦之陰陽純雜象一節之陰陽分數也一歲之中
己亥爲純陽純陰餘皆或陽雜陰陰雜陽而又雜有多
少也 有體之體形體也以體之體猶體道之體引而
近之歸於體中不稍相離也 撰德皆兼正變正卽善
變卽惡善卽必吉惡卽必凶是卽往來也撰卽是顯德
卽是幽 有撰有德卽有可名有可物但本體尙含蘊
在內下文彰察
節乃宜出來耳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下言詞 節意言係詞之事似因而逸其實是創而
勞 稱名卽係詞之謂因卦爻而舉箇名有字有聲之

謂名名或以名爲之或以物爲之也 雜而不越口氣
一開一合以不越爲主 雜者名不一類類又不一等
也如人與物是不一類人之父子君臣是不一類類與
孝是不一類守成之孝與蓋愆之孝是不一類 不越
則只用其所本有所以似因而逸 天地之撰神明之
德已盡包象中所稱之名不能出天地之撰神明之德
外故不越 于者于稱名也稽其類者事有出于盛世
之意者有出于衰世之意者今考其事觀其與何者類
也事由盛世之意起者必簡易而用思慮少事由衰世
之意起者必繁重而費思慮多故考其事之易簡繁重
則知其與出於何意之事類也 其衰世之意謂類於
衰世之意以稱名之事比之體通爲繁重也 淳質者
渾厚樸畧人心知識未多之時也 知識未多之時未
有邪說誣民之亂則告之善惡易信行險僥倖之術未
生則告之吉凶易信又知識未多則其事未繁待告者
有限故聖人但立象以告卜人筮人使之觀象以喻人
而其言之工與未工遍與未遍有不復計衰世之人中
於邪說誣民之亂則但告之善惡必疑必待明到善惡
之不可掩處始信恃其行險僥倖之術則但告之以吉
凶必疑必明到吉凶之无可逃處始信也又其事日繁
待告者无限須廣爲之備下二節皆明善惡至不可掩
明吉凶至无可逃又廣爲之備之事上古聖人處无所

用此之世則不思慮到用此亦不得有所爲此之思慮所謂非上古之時思慮所及也衰世之意言於上古之思慮所未及而及之所謂創而勞也上古不及是未必及非不能及衰世之意謂處衰世而欲救世之意救生於衰故是不可已之意而救施於衰故亦不易遂之意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此節及下節前六句實疏稱名中之事卽所稽得而知衰世之意之事也口氣似云吾何以云稱名爲衰世之意也蓋就而稽之而見夫易之盡言固盡至无以加矣此節直言稱名之體段下節橫言稱名之數量彰往句是綱下三句是目微顯二句是彰之目正言句是察之目彰往者彰占者已然之事之善惡也察來者察占者未至吉凶之應也雖只彰察卦爻而卦爻卽人事之象故彰察卦爻卽是彰察人事聖人之意亦爲人事彰察非爲卦爻彰察也彰者發之使明也察是察乎天地之察非察適言之察所以彰察之實在下文微顯者從顯言及其微使顯者亦爲微也闡幽者從幽而言及其顯使幽者闡出來也如坤六三柔順中正得坤

道之純是已見而顯由此而推出其德之直方大言之
是微顯也如乾九二性體剛健是屬德而幽由此推出
乾惕之事言之是闡幽也顯者單彰其顯幽者單彰
其幽亦是彰而不如微顯闡幽之表裏彰盡也以併見
其合直方大之德而後益見柔順中正純坤之爲善藪
併見其能爲乾惕之事而後益見性體剛健純乾之爲
善材也當名辨物者加之以名則是其應得之名加
之以物則是其所應得之物不誤以宜加彼者加此也
無形體者之號爲名如道德之類是也有形體者之
號爲物如天地之類是也顯幽皆有以名稱以物稱
者如乾三之乾惕以名稱顯也乾初之潛龍以物稱顯
也坤二之直方大以名稱幽也坤五之黃裳以物稱幽
也上句是彰之微此句是彰之切不微則雖切亦有
遺不切亦雖微亦尙朦朧皆非彰之極其致也上句
是一思慮之長所爲下句是衆思慮之博所爲不博則
有不得其恰可之名物而以他近似者借用矣當辨
不論從同從異而要逼肖所稱者之實正言斷詞頂
察來言正斷工夫雖在爲占時无回護苛刻之私然
亦得力在上文二句善惡未明則吉凶有誤縱不誤人
亦不信也正言者正不正之言也斷詞者斷不斷之
詞也人以善爲不必爲以惡爲不必去此不正之見也
吉凶定則令人易了此見是正不正也人欲不爲善欲

不去惡此不斷之志也吉凶定則令人絕了此志是斷
不斷也言字也詞說也說以字成字爲說用離之是
字合之是說吉凶之詞兩皆可稱非有兩指也備謂
彰察備所以彰察者亦備彰察備是明得失之事備微
關當辨備是彰之事備正斷備是察之事備而彰之事
備又察之本備備見聖人之用其思慮直用到无可
復加處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申其
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首六句總將上節之事橫言其邊幅卦詞止於六十
四爻詞止於三百六十四似彰察只彰察此數而於人
事不能該遍故又言此以破疑旨遠二句方言彰察
之該遍首二句先言所以該遍之故微闡當辨總以稱
名爲之稱名該遍故微闡當辨能該遍言詞又因微闡
當辨之所及者而命微闡當辨該遍則正斷亦該遍也
稱名與當名辨物不同義稱名只是舉箇名當名辨
物又言所舉之名於人事有當有辨也大亦與當辨不
同義大是名自己寬廣當辨是名與人事情切合也謂
其稱名也微其外面只是稱一名一物似所稱者小而

究其包蘊則此一名一物已取出事物之類在此而又非止取一二事物之類而大矣小大猶多少類者

事物之大凡事物之形實不能多取事物之大凡則一物可以通有萬物之所有而能以少取多矣卦爻是

事物之類不是取類以稱不足彰卦爻而彰得卦爻則彰往無餘事矣名有不能取類者無與物同者也

有取類不能大者不能同物之相同者也其旨遠二句頂微顯當名二句言其旨遠謂所欲微闡當辨者

遠其詞文謂能微闡當辨乎遠遠言廣博非言深奧

盡天下之顯是遠盡天下之幽亦是遠辭以達爲文

全不達則泛泛之字而已不見是物爲質而以此爲之文也文字緊貼遠字言謂於遠無不達也遠之形實

無法可盡達唯遠之類可盡達而非能取遠之類之詞亦不能達今卽以取類大之名爲辭則其辭是能取遠

之類之詞矣遠卽大之義大以規模言遠以度數言

總合多成體也承上文口氣云稱名將以爲辭也而

如是以爲詞則其詞雖以施諸遠指亦文矣逐字用

之是稱名積而成說是詞其言句頂正言斷詞言

口氣亦跟首段謂言沾詞而命今稱名之取類大詞既

因之指遠而文矣則言亦因詞而曲而中矣曲而中

謂於天下事物委曲言盡中之天下事物在遠在近在

左在右在前在後其形勢委曲言盡中之則其行亦委曲是正斷該遍之義看錯曲與直相反作隱約講則與明得失之旨悖矣其事句申明上文之詞卽申明彰察之量也大遠曲是有窮盡無窮盡兩可之詞今又申其大遠曲是無窮盡者也謂名小類大旨遠詞文是易之彰往其量博也言曲而中是易之察來其量亦博也然所謂大遠曲者非大遠曲而有窮盡乃因無窮盡而得大遠曲之名也其事卽指稱名取類指遠詞文曲中肆出現也隱猶有未出現者也肆而隱總是肆不盡肆非有數事終古肆之終古有隱也今日有人於名中見己事之類於詞中見己事之指於言中見中已事以爲稱名小取類大指遠詞文言曲中是其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出見一回明日又有所謂肆也而尙有他事之類他事之旨他事之中爲今日明日所未見則是尙有下回之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未出見所謂隱也稱名小取類大旨遠詞文言曲中之出見總是類旨中之出見三段事之肆而隱總類指中之肆而隱肆而隱所以爲大遠曲也因貳二句承上文詳列其事其出於衰世之意愈明而泆言之通頂二節謂易辭之彰察之極其致如彼彰察所及之 Unlimited 量如此其出於衰世之意無疑矣因貳一句卽衰世之意四字貳是衰世之事因是處衰世之

事濟民行是意卽云處衰世因而生濟其衰之意也
貳字解見第二節兩以字皆當而字 濟民行謂意中
方以此自任未有實事實事在明得失之報 濟者救
之助之也 明得失之報五字是指上文之肆而隱以
上是事實此是事意 況言明未是濟貳工夫如上文
之明乃所以濟貳也 明得失之報是以察來括彰往
彰往總以爲察來之地與信察來于人耳故併爲察來
得失猶善惡 以字承上事之詞謂因因貳而濟民
行而如此也 二句大意云以上之事總其意而言之
則明得失之報之事耳而聖人何以有此事哉蓋聖人
處衰世而見民之貳因不得已而以濟其行自任因此
而爲此事也故曰衰世之意也 貳非如此以明不可
破貳不破則行不可得而濟故因貳
而欲濟必須如此以明詳見第二節

第七章

此進用易者以脩德 人之卜筮亦所以用易而免
憂患也然有憂患不及之處則不知卜筮矣且人非
神明卜筮未必能用不若爲脩德之學高之可爲神
明下之不失爲寡過不待卜筮而自無憂患也故卜
筮以用濟行之易不如佩
服九卦以用脩德之易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下文將言九卦爲修德之事而先以易作於憂患爲據
証首句不過陪跌之筆以下句爲主總言文王之作
易是興易而作易之文王則有憂患之人也首句言
作易之功大興于中古謂至此興異于廢亦興止在此
時也聖人述而不作使夏商先有完美之詞則聖人
必不作由聖人之作可知從前詞不完美也而无詞則
人不能用易是易雖存而實廢矣故文王作書時是易
自廢而興文王之後无文王此時不興則後无望矣故
止此時是興之時興廢則關係大矣興後來所不能興
則關係益大矣故是言作之功乎字是料前頭是廢
後頭无興之詞下句用然字轉首句易說錯孔子不知
易是何代所作則无理矣有憂患從文王之境遇想
見當大難處之境遇雖聖人亦不能无憂患也憂患
者憂患有凶悔吝以心言若文王有可憂患之事不成
是孔子所不知不用乎字料想之詞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

此承上節證明九卦是修德之事而遂言之 節前先由有憂患想及易必與處憂患關切次由易與處憂患處憂患之事是故二字是承上事證明而言之詞是故作易者有憂患故是下事无疑之故 有憂患時則易非與憂患大關切必不暇作而今有憂患而作易則易之與憂患大關切可知易无修德之事則與憂患未大關切今以易爲與憂患大關切則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可知易无此德之基九事則未爲有修德之事今以易爲有修德之事則以爲有此九事可知九事除九卦无可當之者今以易爲有九事則以九卦爲有九事可知故有憂患足證明九卦爲九事也 卜筮足以免憂患而或不及卜筮或卜筮而不能用如總指所云不知修德者之該而安他卦亦有修德之事而渾全者示人隱約節目者示人散蹟不如九卦之九事顯而括故孔子特拈出勸用而文王之意亦當重取乎此也 德之基等是卦可用以爲此是卦之用也 口氣句是云此卦確是此事 學履則德有基學謙則德有柄學復則德有本學恆則於德能固學損則於德能修學益則於德能裕學困則於德能辨學升則德成地學巽則德

有制禮是德之迹只是德之粗分而所以納後來之
德故曰基基者始之所可爲亦後之所恃以安一切
心上工夫道理皆未承受得只可且以禮律身而形體
日檢則嗜慾日馴而後以功夫與之能任以道理與之
能就猶一片平地牆屋皆未可設只好立箇基址而无
此基址則累牆架屋亦是隨作隨敗加添不上也柄
者器所授人操持之處人能謙則能學能學則德不得
而去之則謙便似德有操持之處以授人也又謙亦德
之一節如柄亦器之一節後亦性之始復復性方是真
德始復則微而既復則不終於微猶樹木之有根莖也
性復欲衰之驗欲衰則易勝而理易長故不終於微
基柄本辨地制皆是成事固修裕是工夫固修裕謂
德得固之修之裕之功夫也合窮而通方是因
裕之不已則能窮而通矣德至是則有以自驗其堅定
矣學者不必遭困而可設身處地以觀通否辨是
已得辨非方去辨也井在人爲成性存而道義出至
此則德如地之不動而物生焉矣固是零碎地是全
體固是功夫地是自然地中兼用在而但有德之正
行便是未及德之變化制則又於德之體有裁制而此
裁制是德所自爲只是德之一境候非功夫也德順
事理之變是人之異而如此則于
德之常體有變如裁制出新樣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發明九卦象中之蘊使人能用 卦之象不可用於修德卽象之意亦未可用于修德如履之象是上天下澤人如何做得天澤修德中亦何取用若天澤卽知天澤之意是禮而未知如何是禮又无所得用唯釋明履是禮又釋明和而至之事是禮然後實有修德可用之履以示人矣 禮是人性之節文而適是辨上下之分故適是天澤之象 性者情之本而卽事物之理禮率性之事故于情和而于理爲至和者庸也至者中也謙之象山在地下以至高屈于至卑自卑之極也卑之極尊而光之卑也故尊而光之卑是謙 前後皆正言此句旁言 剝之一陽幸而陰未去之非不能去止是不亂于陰地水師地山謙雷地豫水地比皆陽之已進又不是徵復之一陽來陰不能阻其來又方在下未能破陰而上故是徵而不亂於陰在人心則初還之天性是此象也 復卦專就一陽取義則此亦專就天性之分言也 物者物欲之心 逐物則亦物而已 陽來

而不退方是不亂于陰方是復辨于物亦不復爲物亂
方是若如常人之惻隱忽然而起忽然而倒是物能辨
之未算辨于物也 恆之相應有雷風初二五三上
之不同雜也而皆是相應不厭也在人則是所守不同
而皆是守乎常理也總是自復以後隨得證據也 楊
墨子莫之執一皆似守德而實賊德必不一而後爲守
一故不取乾之純而健而取恆之雜而久也 恆常也久
也守之失不一類唯守常以厭爲失以不厭爲久則是
久于常也 德之全體不一理德之各體是常理不時
非中不庸亦非中也故取雜又要取常方合守德所用
之久 損是損內內無可損可損唯欲故損在人 是損
欲欲本于氣質之性則難損氣質之性原可勝以義理
之性則熟之亦易故以先難後易言損欲 制氣質之
性一分則義理之性暗長一分義理之性長一分則氣
質之性衰一分故習熟則易 益是益內內無可益可
益唯理故益在人 是益理益理除有事勿正勿忘勿助
更無他道故以長裕不設言益理 困兼剛柔之體險
以說之德爲象直是人窮而通之象不待移借 窮是
境遇不可用入功夫中亦不可用入德中人用困用其
窮而通非用其窮也 井之居所而遷是從卦之象上
取象不似以上直從卦取象井是巽水上水之象居所
而遷又是井之象也 物之居所而遷者是井就人則

德之居所而遷亦是井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是方來之陰欲上行者故其順處即入處在人則在權之心似以平常之行亦是稱物之宜而非常之宜比平常之宜隱一層則稱之亦隱稱即順也。隱即入也是亦順處即入處也。稱而隱謂單稱未見與稱而隱方是與以順未是與順而入方是與也。隱非先幾陰藏之術乃旁行之智。固理爲體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憂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用卦之處與用卦之時用之非其處則無所以受用之非其時則亦不能效如履用之心則不得形體以配其節文是無所以受也復用之未力行時則性必不復是不能效也履以和行謂履用之以和行而首用之行是用禮之處而時則無所待和行使行於情和也非率情則不和而非中節則非率性除至無所得和故言和可以該至行期于和即用和爲貴之意謙以制禮言謙與禮併用起非止用以制禮也非學非德所在無用謙處而凡有學有德所在即用之始至終無非有學有德所在即用之之處則自修德之始至終無非

用之之時矣。謙所以居學居德之道。如不見有禮而後能制禮。不見能制而後自勉于制也。此句與論語諱而信兼配孝弟愛親同文法。制禮審酌成禮而由之正所以和行之實際。復以自知者復以用之自知之物使有自知之效也。自知之物是用復之處。制禮後是用復之時。自知者自知之本來又止自知而人不知也。知性是知己之本來性微而未發。是人所不知以自知用之。縱復亦是方微之性使之復也。制禮之久則有方微之性可復。自知後則心有德矣。一者使心之專一如此而無出入也。始終如一之一。是隨多隨少而一之。有德後則可求德純而仁矣。此用損益之時也。德之害與利則用之。處也。損益之用同時无先後。損益久則漸近于純而可克己復禮。以至於仁矣。此用困之時也。幾微未遠之害未興之利爲不可處約樂之根。以不能免乎怨者用困之處也。用困者取困而學之也。以上皆於當時用困却不於有怨時用。謂預學成箇困。以本領在平日使用困。來時有困之事也。可以窮而通。是困之本領。寡怨卽窮而通亦卽德之辨。是困之事。悲天憫人未嘗无。但爲己之悲憫則无。故不言无。怨言寡怨。井以辨義亦是平日用井。使德成箇井而臨事時有辨義之事。怨寡則德之成辨矣。德成是用井之時。成德是用井之處。成德而更

加之涵養則成性存而道義在其中有居所而遷之本
領矣辨義則居所而遷之實見諸事也 用與用井
同一功夫行權與辨義同一境界成性存存之
後則處常而有井之事處變而有異之事矣

第八章

此章亦尊卜筮之意意盡首句以下總釋明之 爲
道屢遷至未大意言易于道甚該無在不有以及人
人亦無在不
有可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首句總言全章言易无在不以道及人人亦无在不
從易以得道忘易則是有可取之道而不取於義不可
也 不可遠非遠易則不得道之謂謂有道可取而不
取不合爲人之義與德之棄同意 離去皆可屬身說
唯忘明是屬心說教人身常誦讀不遠易書必无此理
止可教人遇事記得用易耳故註訓遠以忘 爲道句
以下言易之道多是下文隨在有以及人人隨在有可
取之故 人之出人其變无窮道唯屢遷然後能給之

前後四句皆統卦詞說變動四句則單以卦言而併以明詞之道所以屢遷之故詞只發明象之道卦之道所從出卽詞之道所從出也 爲道句是起不可爲典要二句是應變動四句是解 在人在卦總是此道非另有易之道 六位足以盡人物之時勢剛柔足以盡人物故六位有剛柔之變剛柔有六位之變則時勢之理人物處時勢之道總在其中 變動不居以六位言六位之剛柔不居也周流六虛以剛柔言剛柔周流于六虛也上下无常頂周流言周流則時上時下矣剛柔相易頂變動言變則柔以易剛剛以易柔言 變則无定變則亦不拘故道隨變所之而成則不可爲典要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上節單就道言此二節方就道之及人言末節方就人之取道言三節一氣總言隨時隨處易皆以道授人而人隨取之卽得也 此節以卦言 象是事物之已然然是事物將來當然之理尙在象外而由已然可見將然則以已然示人卽併以將然示人矣 度謂是度人之限度不外道爲之 其指易其出入以度謂易於人之出乎度外入乎度內者皆有度以明之无度則无從見出乎度入乎度也 知出乎度外則懼其不可以處

知內之有度則入
亦懼其易出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節以詞言 又者易又有詞也 憂患與故皆就見成
發揮亦是已然者 父母臨之則誨人以度 督人遵度也
明憂患是占詞 明故是象詞 明憂患所以使人知度
之不可不遵 明故所以使人知度 吉之故 倣之即度 凶
之故 反之即度也 故是
憂患之由象是占之由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 既有典常 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

前二句言人半可自取 後二句言須藉人以取 率詞
揆方 雖未能盡取 然能盡取之故 全係乎此 苟不識箇
端倪 大槩則人語之亦不能信也 率憂患之詞 揆之
則知方之在于倣 故反故 率故之詞 揆之則知方之在
于何 倣何反 典常者 道之大體 又待神而明者 道之
精微 如觀乾初爻 則知道在潛矣 而未知潛之當深 當
淺 此非詞之所及 告者 故須神而明之 精微亦即在
典常中 但人不能知耳 故曰 潛龍則是以龍而潛 其潛
必不論深淺 而要无害于義 可知矣 其方只在審義之
宜 以爲深淺而已 苟非其人 二句是反掉之詞 言唯

有自取之未盡尙須求其人以取之耳必无无可取也
爲有非人不行一著故作易又立卜人筮人既有卜
人筮人則非人不行无害于可取而人之遠易无所解
于非義矣 神而明解見前篇 虛者不憑人是憑虛
也 不虛明 故不虛行

第九章

此示人觀玩之法 存亡吉凶節正言觀玩之法以
上三節法之所以然也 二與四兩節發時物之例是
上文註釋體不另爲義 總言一卦中有通義合義
觀玩者法在分求合求之也 只爻有帶卦之義卦
無帶爻之義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節言卦 卦爻易之所以爲書也故下文言卦爻是
言易書似云易之爲言卦爻而已而此卦也蓋原始云
云也此六爻也蓋相雜云云也原始句言合六爻句言
分 原本也卽從也謂從起也要邀也謂攔截之入裏
不遺也質體也體者物之完形之稱有所欠則不成也
謂卦合六爻以爲一象 相雜言六爻則分也分故不

一數不一色唯其時物句釋明雜之義時則多時則變
隨時爲物則不一數不一色矣時物者各乘一時以爲
物也 不知其質則此卦之爻可與別卦之爻混不知
其雜則此爻可與別爻混 人有才德有事勢此人之
所不同者人有地位有分際此人之所異者同此才德而
于不同之地位分際用之同此事勢而以不同之地位
分際當之則其所就不同矣此聖人所以合一卦以象
之又分六爻以象之始盡也 地位有上下內外中正
分際有有應無應有乘承比之當否值此之頃謂之時
也如乾才德也初則爲潛二則爲見生于地位之上下
爲好生于分際之有應無應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以下三節言詞 卦爻之象有合有分故因而係之詞
其義亦有合有分也 此節頂原始句言言詞有通義
難知易知謂係詞者于初難知其義於上易知其義
也 本末謂原始要終以爲質則初已合上之義在其
中如樹之本最先而統氣上只盡初之義之緒如樹之
末最後而稟氣也 上句不重說初難知只重說上易
知此句亦只承明上之所以易于初不重言初之所以
難于上也節意總言初以後不離初之義以見有通義

相貫耳。本爲末之因而自无因有因而推見之則易无因而直索之則難也。初辭擬之二句承難知易知言亦以再醒明難易之意。唯難知故須擬唯易知故只成之終則言擬之成終卽再提撕難知易知一回也。二之字俱指初言辭。擬之者擬議當言何義也。功夫只在擬義不在擬詞。成之終者謂初詞已有其終在而但爲之發見以成之也。凡人作文字除是不專言一事若專言一事則第一句出口時便通章之詞都有言下只未以之出諸口則如物之生而未形則未成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節頂六爻句句言言詞有各象。謂係詞者皆係初上之詞又係中四爻之詞非冗贅也。取適備足也。六爻既皆是物以時成而相雜則欲雜陳一卦之物及其德而辨其是非單係初上之詞爲不備也。象詞是雜撰占詞是辨。雜撰二字皆兼雜與撰互文也。德卽在物中撰德只是撰盡此物非兩事也。爲德有是非不可不辨故撰出以爲辨之地欲爲其物撰德故撰其物以用撰意不在撰物也。非此不備而有此適備耳。非羨也。中爻承初上二爻言謂非有初上又有中四爻不備非謂單中四爻便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矣

此承上二節而言觀玩之法 撰辨非六爻不備者以六爻各有所撰辨也六爻各有所撰辨則六爻皆有可知不待借知于他爻亦六爻自有可知不得借知于他爻矣居者現成於一爻中不待及他爻不得及他爻也此亦只言爻有各義而觀玩之法當就爻求其各義即在言外見 卒于初只成之終者以六爻同用卦之義也六爻同用卦之義則六爻之義可于言卦之彖詞得之矣僅言過半者以爻中各義通義合而爲詞通義只其半也此亦只言爻有通義而觀玩之法當就卦求其通義即在言外見 存亡吉凶之詞原兼因卦爻之義而施苟不於卦觀玩則不知有卦之義而於詞之所以然有不見處便不見詞之確矣故必須觀卦象玩彖詞也 上句口氣跌宕下句亦雖然之意猶云要存亡吉凶則亦居可知矣而其義已半存彖詞而智者觀其彖詞則思已過半矣 要即要終之要透徹全攬之意存亡吉凶皆占存亡者氣數所爲吉凶者理道所爲以氣數得者雖吉凶君子亦謂之存亡以理道得者君子乃謂之吉凶也 知人之才德則宜於何地位分際用

之可知知人之事勢則宜以何地位分際當之可知故
觀彖詞可思過半 彖詞爲占得六爻不動者設爻詞
爲占得六爻有動者設然彖不用觀爻乃明爻詞必待
觀彖乃明孔子此章專爲觀爻者言不爲觀彖者言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二節就中四爻舉時物之凡以爲時物之解 時不
獨遠近貴賤中正此其凡耳 總見同中有異異中有
同時之變化不一也 二應五四比五皆親臣之象又
皆柔位故同功同非必同單就此論之則可同也 同
功者其地位之所能爲所不能爲同 異位正言當同
之所以不同 同功是同以下是同中之異 剛柔已
是德善又德之美惡也此德善又卦之德所乘之地如
訟之險健是德而在剛爻則行而欲訟在柔爻則止而
不能訟是也 多譽句頂位言 柔之爲道三句言四
雖柔且利而多咎二雖柔且不利而无咎以中不中不
同也 利不利只以見柔之
相反太甚非卽以此爲異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

三下卦之尊五一卦之尊皆人主之象又皆剛位故同功此柔危剛勝亦言善不同蒙上節故省文也貴賤猶天子與諸侯此一卦之三與五不同柔危剛勝是此卦之三五與他卦之三五不同謂合衆卦觀則三又有六三九三五又有九五六五之異如此則有正不正而有危勝之異矣

第十章

此章就卦爻示人以大道規模未言道是何物只言道之爲物是此樣子前節此道統體之規模後節此道節目之規模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二才之道也

此道一陰一陽而徧彌宇宙其規模是二爲經三爲緯三才是寫其徧彌宇宙三才有兩是寫其一陰一陽首句似云易之爲書卦爻而已而此卦爻道之規模在焉以卦言之則此道統體之規模也蓋爻之爲卦廣

大悉備者也。廣大句冒下三句言有天地人之道是
悉備有天地人之道之悉備其量是廣大。廣大是悉
備之量。悉備是廣大之實。廣大而不悉備者其廣大者
空虛也。悉備而不廣大者其悉備者有限也。廣大者
寬其中則張其外也。悉備者能盡物則物全在其內也。
悉似工夫備似成事。有天道三句承明上句物盡于
天地人則道盡于天地人之道。故有天地人之道是悉
備如是則其量廣大矣。兼三才三句申明上三句是
就卦畫之六推見有天地人之道。兼兩是就作卦之
事言。三句總言作卦必取六畫是作卦者原以效三
才之道。故易有三才之道也。三必是效三六必是效
兩三。故知三畫是兼三才六畫是兼三才而兩之。既兼
三才矣而又兩之可知不是仍只三才而又有所效矣。
然除三才之道非適是六數。故知六必是效三才之道
也。兼兩是就以六虛制卦時說非就卦畫時說。唯制
卦時是虛位故可見一不足又添爲二。若畫卦時則三
畫已成。一卦不得就各畫添入須挪移兩卦分三
才則是三以天爲人四以地爲人亂其原象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

故吉凶生焉

承上節轉入似云卦固示人以此道統體之規模矣而
卦之析而爲六則又是此三才之道有變動之象唯其
爲道有變動之象則與卦爲統體之象不同故云別名
之曰爻也其曰物曰文皆爲爻之狀立名卽皆爲道之
變動之狀耳至于詞之吉凶由爻而生亦卽由道之變
動而生耳通節之意總言爻是道之變動卦原是
六爻合成故分之卽爲六爻三才之道原是三才與
三才之一陰一陽合成故分之卽是三才之道原是一陰一
陽變動原在統體中非統體生出始爲變動如天
對人對地不同是變動天之陰對天之陽不同亦
是變動非以道有變動爲爻之字義謂既是變動則
不得與全體同名故又另起一名以別于全體之名也
卦筮也掛也皆所以成之事故爻交也效也皆已成後
之事六畫一畫皆可通稱但六畫已稱卦則一畫須稱
爻猶學皆可稱庠序學校而國學已稱學則鄉學須稱
庠序校以別之耳爻有三句申明爻之事以見真
與道之變動合道之變動是有等相禱有當不當者爻
之爲爻亦然故與道之變動合也三才之道本无不
當其有當有不當者以乘之者言猶爻无當不當以所
值之剛柔視之有當有不當也六虛是象天地人之
道剛柔乘之是象
天地人之由道也

第十一章

此指作易者之心法以勸人敬慎凡學易用易者皆有敬慎之心者也但恐避畏懦之嫌則有不能推致不能終守者矣故就易指出此是聖人心法以爲之勸上章言道此章言謀道之道聖人作易是就其觀玩所得筆之於書以爲己爲人是謀道之事也聖賢之學要而言之爲己爲人一敬而已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是周當代殷之時此時而欲盡臣節則恐傷天人之欲順天人心則恐失臣節故文王與紂之事處之最難得當故聖人有危心有危心故見于詞詞危謂其詞出于危心危者以下釋明所以見其危使平使傾是理之本然非有危心乃故使之但必務發明此理便因心之危也使平所以勸危使傾所以戒易甚大不廢是戒易之橫分无不遍懼以終始是戒易之直分无不到懼即戒易之意以終始

謂與事相終始也 其要无咎見戒易之旨出于正所
以不害爲聖人之詞 戒易非欲人免凶也欲人免凶
卽免咎耳 詞之道
如此故知出自危心

第十二章

上章言危心之可有以勸人此章言危心之不可無
以策人皆教人操心危也 知險阻是危之由悅研
工夫是危之實學者學之則无忘易之戒而敬觀玩
是也 前四節言聖人惟知險阻而有悅研工夫故
能明理而易可作以見人必有危心乃能明理而易
可用後三節就易指點險阻以證聖人之知險知阻
與聖人之知險阻
卽有悅研工夫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節是聖人之有危心 恆易恆簡以上是反跌之詞
以知險知阻爲主總言似无危心而實有也 知險阻
則心之危不待言矣 上段言事前有危心下段言事
時有危心 健順以人言知險知阻以知言是一聖人

事非兩種人也。健是仁之力量，卽不賴勇而裕如也。

勇勝則發之無遲，同爲易順。是仁之體段，卽循理無違。

也。循理則於事無勞，役者似無危心。恆易恆簡，其遲同。

在事故無遲，同無勞。役者似無危心，恆易恆簡，其遲同。

其事先勞，役在事外人不能見，就其事正視之，則但見其無遲，同無勞，役也。

行卽行，事德行者表裏如一也。聖人性之者也，而人性之爲道，仁待智而發，智仍並

仁而行，仁發時自易以知險，悅心在其先，仁行處自簡

而知阻，研慮在其旁，單就壘壘觀之，則止見其易簡兼

觀其先其旁，乃知又有因知險而悅心以定，吉凶有因

知阻而研慮在也。險阻同指一處，但知在未悅心前

則是未有出現而先知之，故似自高臨下而知險，自高

臨下者人在境前亦知，只是虛知其槩也。知在悅心後

則是已出現而知之，故似自下趨上而知阻，自下趨上

者人在境後亦知，是詳知其實也。險阻皆非理而合

得凶處，非天下之事盡險阻，但每事必有平險通阻兩

途。出此則人彼必無獨平獨通之途，無險阻爲鄰者也。

知險知阻，謂兼知險阻，非單知險阻也。知險者預料

其有是知阻者，既見其有是知而記之不忘也。知險

阻如舜之大智悅心研慮如舜之問察，隱揚執兩定吉

凶成壘壘如舜之用中知險所以懼發之差，悞知阻所以懼行之出入。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此節言聖人能明理以成己是有危心之效知有險則恐其入於險而求實見所謂平所謂險既實見所謂平所謂險則慰其欲見之心而說悅字以效驗包工夫言之聖人之察理只是操心一照便明工夫輕淺无痕迹故只以效驗紀之知有阻則恐其入于阻而嘗顧視所謂通所謂阻顧視所謂通所謂阻則所謂通所謂阻阻愈著愈察研字註訓審亦以效驗言研諸慮非研以慮也慮如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慮謂臨事再審一番也凡人慮所已知皆不費力而慮不獨聖人但聖人之慮莫之爲而爲學者不用其慮則不能慮耳悅諸心者是非辨也是非辨則吉凶可定矣吉凶一路明則從是而遠非一路无走作所謂成亹亹是行而成之者則研之知也聖人之仁无知以導之亦不行其亹亹不必无成之者但有亹亹可成便是聖人學者能成之未必能亹亹也亹亹所寄寓之迹是簡亹亹是簡中之力量即易也此天下是自己所行于天下之事非指天下人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二節言作易 是故二字統冒二節是通章要害全

旨總於此見 象占是畫卦係詞前工夫 上節悅心

研慮只言明自己行于天下之理而必先明于天下變

化云爲之理而後明于己所以應之之理故悅心研慮

卽有知變化云爲之器來在其中而可以出之爲變化

云爲象占也 變化云爲皆有善惡人之吉凶有變化

所命者有云爲所致者而皆可以趨避 變化云爲皆

是事吉者事之屬將來得吉者也祥者事有將然之理

卽吉所由生之理不外所謂幾但是幾之善者則謂之

祥 象事占事謂就事而象占之見易非憑虛懸度變

化二句又先發明所以爲占事象事也註中二故可以

須善會非言聖人恃此而知此雖可以知而非聖人知

險知阻之大智及悅心研慮之工夫亦不能知卽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而非至誠之人不能知也 象事者模

擬其事之器也占事者卜度而事之來也 知器知來

謂先已知之而象占不難非象占而後知之也 悅諸

心定吉凶是初知研諸慮成疊疊是知之不去 變化

云爲只就聖人所見者言然萬古總此變化云爲吉祥

故而復新故象占一時之事卽爲萬古象占知一時之

事卽知萬古之事也 象事卽擬其形容象其物宜占

事卽觀其會通行其典禮 事之器不勝寫故欲寫之
則求其影似 器兼事之體段與善惡言取成定之意
正對來之
未成未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口氣承上節直下謂既象占而以易書寫之於是天地
之能成而百姓得以卜筮而與能矣 成能是成示人
以器求之能有變化云爲吉祥卽有可象可占是天地
設位卽示人以器與來矣但示而未顯則能未成聖人
出其所象占以爲易而示人是成所未成也 一生二
二生四變化云爲總自天地開闢始故以天地設位統
之 變化云爲常人不能遍覽縱能遍覽亦不能知器
知來唯聖人作易而後盡揭出其器與來以示人 成
能兼卦詞言前聖成天地之能後聖又成前聖之能
先使人定吉凶是覺世之能後使人成壘壘是濟世之
能 人謀鬼謀謂人謀後又加以鬼謀鬼謀二字方切
易言 鬼謀者揲著以聽鬼神與之卦爻是謀諸鬼也
謀者謀所值之變化所出之云爲是何器何來 與能
者與象事占事之能也聖人象占而器來明今器來亦
明卽與能象能占不異矣 明于器來則亦吉凶
定而壘壘可成是卽與定吉以成壘壘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下三節就易中之事指點有險阻以証首二節聖人之事知險阻者不獨知有險阻併知其多且易入而无倖免也下節以情遷正多且易入而无倖免之意有險阻則有可知有不可知則知者必知險阻多且易入而无倖免則知之安得不畏畏則安得不盡研說之功故指出險阻便足証聖人之事此節是發端末節是足筆以下節爲正文過文口氣似云由是言之是聖人之能作易蓋出於有危心也而今就易觀之亦可以知聖人之不能无危心矣易之所以爲成能與使百姓與能者何也蓋八卦云云矣告之言之以使吉凶可見則示人之顯已極示之極則人可无惑故是成能而亦所以使百姓與能也八卦卽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皆八卦之相盪耳上爻象字是活字是事名此象字是板字是物名象情者變化云爲中器來之象情也象者事之影似情者事之眞實一虛一實一詳一畧之意註曰象謂卦畫言指卦畫說非言直以象字當卦畫二字也告如春秋告喪告敗之類只報以事之大槩言如左傳言于某之言是陳說事之備細二字亦有隱顯之義剛柔二句則結上二句說出吉凶可見乃見告言是示人之顯已極也二句串台上二句事

言之剛柔雜居只承一卦字言吉凶可見則總承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八字也謂總易書言之其初本卦畫就卦畫觀之則剛柔雜居而已而卦畫中己以象告又繼之爻象以情言則是吉凶可見矣雜謂剛柔相雜亦衆項剛柔相雜如乾純是剛坤純是柔而自初至上有上下內外中不正不正之不同則成各項剛柔矣象情皆兼器來言吉凶只是來而來去器无所麗不能獨見故言來可包器謂不獨器可見而併來亦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上節只提出吉凶二字發端此節方承吉凶詳言之以指點險阻大意總在情遷三字以情遷承變化言則是多以情遷又是緊與情相隨則是吉外即凶吉外必凶易入而无倖免也過文口氣似云易中吉凶可見此易所以爲成天地之能而可以使百姓與能也然就其吉凶觀之則誠无怪乎聖人有險阻之知而知之

則有悅研之功矣夫剛柔卽變化云爲之象也而就其
吉凶觀之則甚可畏矣然剛柔之情有不同而吉凶亦
隨之不同矣首句是先爲下句情字發明見是多異
不異不是變動不多異亦是未變動變動卽就雜居
看出一則不見雜則見雜是不一矣利又究其所以
變動之故剛柔分有先後交有彼此故變動而其自
太極而分自分而交皆順其自然之勢也利者順其自
然之義以利言謂人於剛柔輒言其變動者以其變
動是利而不得不然者故言之也猶云變動是利耳
吉凶句承上口氣云剛柔變動則不一矣然无不有情
而情不一則吉凶亦以之而遷矣情字未見不一則未
見遷之因而承上句來則見不一以情兼以本爻之
情與別爻之情此情字是性情之情卽指下文愛惡與
下節情實之情不同此句是論理尙是引起下文下
文方正言易中之事方是正承上節吉凶詳言之故用
是故二字接剛情多義亦多暴柔情多仁亦多險情
有順而生亦有激而生有勢屈而伏有勢伸而肆剛柔
變動皆情之根也愛惡以下總見吉凶无或不以情
遷所謂吉外卽有凶吉外必凶之意愛惡遠近情偽
是情之深淺卽情之遷也吉凶悔吝利害之生是吉凶
之深淺以情遷吉凶是吉凶之正悔吝利害是吉凶
之類攻是極力相加之意情重故力量重力量重故

損益之事亦重吉凶是合彼己所成不攻固不知吉凶不相攻亦未至吉凶也遠近只重遠字言以彼之遠對此之近也此愛惡不淺但地遠則相及之力淺耳義在相取二字取者于物不能全攬總挈而但有所取也取是愛惡取物入于其中愛惡所及處便是被愛惡取去入于其中也悔自凶而向吉相愛本有益但隔于遠而被之薄故未成吉也吝自吉而向凶相惡本有損但隔于遠而受之輕故未成凶也凡人所不欺者必是于其人有不忍之意所欺者必是于其人有忍之意情卽不欺偽卽欺未是愛惡而愛惡之類也相感者及于己者輕卽如于身未似攻取之實有所及而但心知其然者一般如此之交則于己未關成敗但亦有害而已一言之欺亦于人有誤此便是害不欺反之便是利凡易三句總結上三段卽覆言以申明之也易卽卦爻情卽相得不相得之淺深近而不相得則凶句結愛惡句上文言惡是言不相得而近言遠是言不相得而遠言偽是言未至不相得也或害之結情偽句悔且吝結遠近句皆帶未至不相得與不近言省文者蒙上句例見也謂不然則由此降之或未至不相得或不相得而不近而或害之或悔且吝也節意是指點險阻上文雖兼言吉凶而本重凶一邊故此處單言以結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與上文詞義不屬似是錯簡今始爲之說以取聯絡則是以心與詞之多變而緊相隨比情與吉凶之多變以緊相隨也悖逆大惡人亦自知非故容貌之間必有愧沮不獨詞也亂于他岐故疑則言之亦必入於他岐也非敬慎不能吉而敬慎則言必敬慎躁人詞多不敬慎也誣善人以不善終無確據言之確恐見破故以揣度之詞言之如秦檜莫須有三字是也失其守者先執一說求勝而爲人所破不得執也屈者氣餒不能虛張而降下也二節總結似云吉外有凶又多且易入而无倖免如此聖人之智豈有不知知之豈有不盡研悅之功哉而聖人尤以如此始能定吉凶成寶壘况在凡人願可忘聖人易傾之戒而苟且於觀哉玩

說卦傳

第一章

此章極言卜筮末節註易字指卜筮也 上傳天一
地二三章皆言卜筮此章之事皆在其中但彼言著
爲神物此更推究到所以神彼言用天地之數此更
推究到明天地之數彼言酬酢佑神精變神總言開
物成務冒道耳此更申明開物成務昌道非凡民之
事皆言至無復有隱處所謂極言之也亦不外尊卜
筮之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節言著之所以神 神明者天地之神明贊於神明
而後著生則著是神明所鍾矣此其所以神也 物分
天地之神者可以爲天地之神招故筮用著非卽乞神
於著也 著龜死而卜筮用之與聖賢死而禱祠之同
義皆于天地之神所鍾處求
天地之神猶祭天之主日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言所以用圖數之故 筮所以用九六由於河圖
以九爲天數以六爲地數也然何以知河圖以九爲天
數以六爲地數則由就天地核之知其數是九六也
參天者核見天是圓圓則圍三三則是三乎奇而成數

也一可得奇而三亦可得奇且用其全兼得天統地爲全之體故以三爲天數始當兩地者核見地是方方則圍四四則是兩乎偶而成數也四可得偶二亦可得偶且用其半兼得地分天爲半之體故以二爲地數始當倚者靠定之意如三奇爲九是自一奇至三奇皆靠定以三爲奇之數也參天者見天是參一而用其全也兩地者見地是兩二而用半也是併天一地四已知之矣不然無從知九之連一爲天之數六之連四爲地之數也故曰因河圖之一連九四連六而用九六實非因河圖乃參天兩地而用九六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節言筮之功 倚數是方揲時事立卦生爻是既揲時事 通節皆筮者之事 觀變句謂筮畢就其所得陰陽之畫觀其外內次序而定爲何卦變以六畫之不相同言如乾之六畫皆陽視坤之六畫皆陰泰之三陽三陰視壯之四陽二陰泰之三陽在先視否之三陽在後皆變也 發揮句謂卦已定又就卦細觀使其陰陽之畫又呈露出老少來而知何卦而用爻也發揮者開發揮揚皆展出其深之意老少在陰陽之中是又深一

層也 既卜筮之後知其所當爲而无所勉強自然爲之是和順于道德亦是理於義亦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上傳已云冒天下之道然道是統名至此始發明所謂道乃與德義理性命一致者乃見開物成務乃納人於聖人之地非僅小善凡民之事也道與德義理性命一致者便非一切道術之謂 身所由之正路謂之道心所成之善體謂之德身行此則此爲身所由之路故曰道心依此則此爲心所成之體故曰德 順者率循无違之意卽行之依之也 和則行之依之之安耳和順於道德相近亦可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又申明非和順於道德之實除義无所謂道德但義之相近者不可名義則亦可名道德理於義者其所和順者居然是義的然是義也 所以處事者是事之宜而節文或未備則未居然是事之宜或備而未中亦未的然是事之宜 義之節文未備未中則此事之義有可以彼事之義混而居然是義的然是義則不可混而理矣理者自爲一條不與衆義混也 理卽其和順又成條理以和順於義所和順者條理則和順亦條理也 義於物无私曲是正義於物无妨害是善 不直曰和順於義而必先言道德者以道德之名大於義屬小於大以見尊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句又言此和順理是爲人莫

可加之事爲人至於窮理盡性至命止矣而此卽是窮理盡性至命則是爲人莫可加之事矣 虛定於天地之先者爲理具於人心之初者爲性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爲命而總不外此義 和順理皆言行而行有知在前故行理亦可言窮理盡性者本有是性而今盡出來也 至命謂合於天道天之命與人之義迹異而意同非卽以己性爲命也

第二章

前廣大悉備章就卦爻示人以道之規模此章又就卦爻示人以道之實際前言道有三兩此言道是陰陽柔剛仁義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將以句起全章立天之道三段又總起下二段兼三才
二句爲一段言道之兩不相妨分陰三句爲一段言道
之兩不相混不相妨故可兩不相混故可分上截正反
義之仁反仁之義之非下截正仁不成仁義不成義之
非道體一而用殊體一故可並存用殊故不必相參
順依倣也仁義是人之性陰陽剛柔是天地之命
命行而性賦性發而命行一而已矣天地人有形體
有性命廣大悉備章猶可疑於言形體此章正爲此辨
也 是以二字總冒下文欲順性命之理所以性命如
此而作易則如彼也 性命之理形體之主宰无此則
形體毀而不立唯其爲形體之所以立故爲立形體之
道理自性命起名道自立天地人起名也 立天之道
猶言天性命之理餘倣此 陰與陽三字中有共別二
義下兼三才兩段分承之餘倣此 陰與陽柔與剛仁
與義是兩有也使兼三才而不兩之是不足以順理之
兩有矣故作易必兼三才而兩之此卦之所以有六畫
也 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是分有也使兩之而不分
則亦不足以順理之分有矣故作易必分而迭之此又
卦之所以成章也 每二畫分陰陽則六畫累之是迭
用剛柔矣 分陰分陽謂於一才如此迭用柔剛謂於
三才皆如此有一才不分陰陽則合三才不成柔剛閒
迭矣 一色不成文兩色各歸一方亦色少不成文迭

用則雖兩色而
如衆色繽紛矣

第三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物之陰陽也。知其所以然而後可以議補救之法。故必明之。本取物之陰陽寫於卦而恐人不知。卦是寫物之陰陽。必以卦麗之物之處示人。以是卦當是物而後人悟。卦是物之陰陽矣。天地定位。四句皆釋圖意。是言是卦即是物也。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

天地定位。猶云圖之乾坤以象天地。定位所以見天是純陽所爲地是純陰所爲也。餘倣此。山內陰外陽。澤內陽外陰。雷陰畜陽于內。風陰推陽于外。水陽內陰中。火陰內陽中。凡一陽者皆陽。雜入陰中。一陰者皆陰。雜入陽中。卦類萬物之情而萬物總各一天地。寫了天地即寫了萬物矣。天地分之合之象止于八。故卦亦止于八。如人首爲天足爲地。脾肺爲山澤。肝膽爲風。雷心腎爲水火。其象亦止于八。天地六子之分也。六子天地之交也。其氣止是一陰一陽。其陰陽之體段止是一純一雜。其陰陽雜之體段止是雜之于內于外。于

中故天地之爲物盡于八南多天北多地是南北天
地之處而終古不移是天地定位也西北多山東南多
澤天氣在東北雷隨之起天氣在西南風隨之烈通氣
相薄不相射則以相對見之也八卦相錯言圖中六
十四卦皆不外此八卦而成天地除上文四句無餘物
圖于八物之外無餘象也物有交故須以相錯象之
然入物之外無物以交只是八物之交也伏羲有四
圖然正恐人不知六十四卦不外八卦之爲物故又撮
其要爲二小圖其實已具于大圖中矣二大圖其一大
圖是卦生之序卽陰陽自生之序人事无所施處非
人所急于知故不釋二章專釋後一圖外圖而內方者
此章釋外圖一層下章釋內方一層上古知識未開
於此等處皆所未明故伏羲
作易爲開天明道之事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節恐人疑仍作生卦之圖看故辨之言生卦之圖
是逆數所以辨此之半不可逆數非生卦之圖也因此
圖亦一卦之下統七卦與大方圖無異故恐人疑無二
意不知一方之一圖之已變之以示人不同况若是生
卦之圖則亦當依方圖先生者在前未生者在後須週
轉數之皆如知來之逆矣今圖自巽至坤則逆自坤至

乾則順益知非同方圖之意矣

第四章

此章釋圖以卦明事之陰陽。上章類萬物之情，此章通神明之德也。事者神明之所發事之所以不同，則神明之陰陽分數爲之也。萬物是氣之粗，神明是氣之精，物之陰陽分數既明，則物之事其陰陽分數亦可明矣。然此亦非上古淳樸之人心所及，故又以卦明之。此是釋大圓圖內方一層，此一層卽將大方圖最上一層折累而成之方，是變化以見不同，而自乾至坤其序亦與圓圖同，與方圖不同，益可知另有義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專釋動象散等事也，不是釋象物故艮兌竟无物象。若以物論雷風不見當置中水火山澤不見當以次置外，唯及物之事先者受加後者加之有中外之象，唯動散等是及物之事而有先後，故知圖是明此也。此

全就卦之位次悟出 動散六事皆顯仁邊事藏用正
六事之藏也與下章兼顯仁藏用言之不同同此卦而
義文於其中各有所取用也 凡物皆首得動散次得
潤眩次得止悅而後自生而成但親下者得之一歲親
上者則久速之時不定耳 只以雷風雨日之動散潤
眩以例凡動散潤眩不限定象雷風雨日之動散潤眩
也止說亦不限定天地之艮兌之止悅 雷以動之謂
圖之震居中左是象天地之雷以動物以見凡動皆陽
畜于陰之事也餘倣此 陽本動激以陰則愈動陽本
散推以陰則愈散 動是起其陰陽之止散是疏其陰
陽之行之滯潤是助其陰眩是助其陽止是助陽以堅
其陰悅是助陰以足其陽陽足而後質成風雷雨艮尚
陽事多得兌陰陽乃平 雨水之升日火之精即水火
也皆是陽伏陰中陰失陽中 山澤之氣成於則為山
澤未成形則為艮兌艮兌者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
物形已足之後天地之施以成物者以氣不以形故言
艮兌 此以艮象所以止之氣與下章直以艮為止象
不同 此固乾坤之位與大方圖無異其為君之藏之
亦以中六卦之位次看出 不與上六事連類者不當
與上六事併為一圖而六事之外只有君藏一事與之
相類故知是象君藏也 天地生物之事除六事外更
无事而六事主宰于天委輸于地又不可謂六事之外

天地遂无事也。六事亦有地氣所爲而陽主倡陰主隨則總其權者天也。六事亦有天氣所爲而既成之渣滓藏歸之地則司其積者地也。非神明之德純陽而健則終不能復始。君者純陽之事也。非神明之德純陰而靜則成而擾以傾之藏者純陰之事也。此藏是存留之美與藏用之藏屬自有而无者不同。此藏是神明之藏物彼藏是神明之自藏。此藏之有閒而後復見則彼之藏也。在一歲言之此藏是下章之致役乎神。六事只生一時之物物之所以古今積而愈多者君藏之功也。聖人明此章之義故能因人事以知氣稟而可以施剛克柔克之政教。

第五章

此章釋文王之圖是以卦明時。育物在于順時故聖人必爲人明之。如以震象帝出是明天氣臨此位之時是發生之時也。此與上二章同一卦畫之陰陽而各有所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彼見震之陽動陰下有雷之象此又見陽動陰下有成
氣初起之象彼見巽之陽散陰上有風之象此又見陽
散陰上有生氣外長之象彼見離之陰包陽中有火之
象此又見陰包陽中則陰沒陽露有生氣太盛之象彼
見坤之純陰重濁有地之象此又見純陰則順而靜有
生氣得養之象彼見兌之外陰內陽是下實上虛有澤
之象此又見內陽外陰是內溫外涼有生氣始肅之象
彼見乾之純陽輕清有天之象此又見純陽則剛勁有
生氣極肅之象彼見坎之陽包陰中有水之象此又見
陽包陰中則陽沒陰露有生氣隱微之象彼見艮之內
陰外陽是上實下虛有山之象此又見內陰外陽是實
能止虛有生氣一終之象人之畏天者以其无心也
言有帝在見无心而如有心也主宰者心之用不敢謂
天地有心而但見其有心之用也天統地言是氣之
本體出入是氣之運行然氣中非有箇主宰之者何以
必有常度如此一出入循環理也氣必有依理之
性是主宰之所從出也帝出乎震謂此圖上之震居
然帝出之象也餘倣此齊是又出而使物齊相見是
又出而使物相見致役是不復有出而未入停留而
盡功用于物悅是使物悅戰是使物戰勞是憫物之勞
成是使物成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物之出入人之所知圖只重明天意使人敬天而及物耳釋圖之義上節已盡此節又孔子自釋上節之言也謂何以知圖以震象帝出蓋物出者氣出之驗氣出者帝出之驗也而震之位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也震東方也又解萬物出乎震謂震之位東方此是天氣臨此則物出之位故曰萬物出乎震何以知圖以巽象齊而云齊乎巽蓋巽之位東南而東南是天氣臨此則物齊之方物齊者帝使齊之驗故知巽象齊也而何

周易本義註卷六

望

厚澤堂考刊

云齊則言萬物之潔齊也。潔者色鮮妍也。何以知相見乎？離以離之方陽明方也，而亦天氣臨此之時則萬物形體盡呈，无復隱暗而彼此可以相見也。蓋離之方爲南南方者，天氣臨此之時則萬物相見之方也。此有聖人之南面而聽可証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非但取其陽明也。蓋取此萬物之於我无隱也。物相見者，常使相見之驗也。圖以離位物相見之方，故知其以離象帝之使物相見也。明是已之能察耳。相見則德之感人人用情也。故聖人之南面有兩取法。坤所位之方，天氣臨此方之時，物視其時如地也。何也？此時爲物得致養之時。如地爲物得致養之處也。此足以驗帝之致役，故曰致役乎坤。物之致養於地是取養于此。地物之致養于此，時非取養于此，而非此時不得致養。則如取養于此，時非取養于此，而非此時不得損守常處安從容俟其充滿。此盡自養之道也。致是物自致其所以得自致，則由帝之順而不害，靜而无爲也。兌天氣正秋時所臨之方也。此時驗之物則有悅象矣。非帝使之悅，何以悅乎？故曰悅言乎兌。帝在物中之氣，內物中之氣與外邊春夏秋冬之氣兩行是因物所以驗帝之出入者，就其所臨之方見。故曰以卦象帝之出入于其方，非直以春夏秋冬爲帝之出入也。悅是悅內氣清肅，不是悅外氣而內氣與外氣同時當

秋而悅則似秋爲所悅也。厥于溫煥則初得清肅而
悅人如是則物亦當然也。物當天氣加西北之時是
物陰陽相薄之時可以驗帝使之相薄故知位西北是
言帝之使陰陽相薄也。生育屬陽老死屬陰秋季之
時草枯木落是陰迫陽而力勝之也。戰是迫而力勝
之事故以相薄代戰字。坎者水也謂物視其時如水
以其寒也正北方之卦謂坎位正北天氣加正北時則
寒極故曰坎者水也勞卦也謂如此則是圖以言勞之
卦也萬物解上句謂天氣加此正北之時物之生貌蛻
脫無餘返而同于未生之時此足驗帝之休息以使物
休息若憫生物之勞而暫逸之者然故曰勞卦也。物
息時已終矣因其終而不改是成之也而終則有始則
因其終而不改卽因其始而不敗也。此亦以物之成
驗帝使之成。朱子曰此章卦位之說多未詳今必求
其文之貫串
只得如此說

第六章

今此章再釋伏羲二圖。前第三第四章是圖之本
旨圖初只以卦之陰陽寫六事六物之所以然也然
陰陽純雜爲六物六事之所以然者原是神之所爲
則寫出六物六事之所以然便併寫出神之所爲矣

六物六事之所以然爲神之所爲則六物六事亦神之所爲矣故伏羲初旨不必以圖兼言神而實已兼

言神于其中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爲體易爲用體不可見只于易上推之妙卽易也天者陰陽之方靜因神之未感而寂也地者陰陽之復靜因神之通畢而復寂也寂則不可見唯六事之行正是神之感而遂通時故可以見神神者虛而靈也陰陽无心而輕活此是其神輕活未是神而輕活則利轉善隨此是有靈在其中而使其有心則或自滯而失之猶之人心本藏虛而不虛則靈喪也神只虛之謂而所以靈者虛也故不去虛言之妙物者使物妙也妙者有致態而元微之謂物有動有撓有燥有悅有潤有終始是有致有態也其動撓等前有忽然而嬗其嬗

也不見其朕後者忽然而來其來也不見其端是由其致態推尋上去又有不可見一層是元微也全句謂

聖人于天地有神之言者據其妙萬物而言之非无稽而虛誕也莫疾乎雷見雷之爲氣動之爲事其力極

重不見有可爲他變之處他變于此亦无可因之處所謂其壇无朕其來无端也則物之動亦不見有可爲他

變之處他變于物亦不見有可因之處所謂妙物也餘句做此水火相逮以下結上文之詞義无兩層故

是下文事明白之故上文于其事一一核見如此則明白矣水火三句是結莫疾乎雷一截變化句是結動

萬物一截相逮不相悖通氣是天地之自妙變化是妙物水火本相反其相逮是妙處餘做此山澤指

四時中凡陽內陰外陰內陽外之氣言詳見第四章與上章指清肅靜定之氣不同受潤以上是時時變化

即受終時與前時不同亦是變化終時是成以上亦是所以成也雷風水火山澤是二氣之妙已足以見神

而至于妙物而後二氣之妙益見益足以見神故此章是兼從第三章第四章看出而言之然仍用第三章之

序則恐人疑第三章即同此章之旨又恐因謂動撓等字即承第三章言併疑第四章只與第三章同旨若仍

第四章之序則恐人疑第四章動散等事始出于神第三章風雷等物未出于神故于第三章第四章之序兩不

用而寧用上章之序以上章自言時侯此章自言時中物事詞上分明不畏率合也

第七章

此下五章詳衍卦象教觀象者旁通勿滯也 此章言通神明之德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陽實故有力健力強而不屈也 陰虛故无爲 人性健順兩有健即健其順故健而无傷順有健運之故順而不衰 陽健則爲動物 又始爲動時下爲動地皆理未極也 陰順則爲入物 又單爲入事微爲入勢皆理无拂 同是以二包一而陽性不受拘束况拘束於陰尤見抑鬱故若失所而困 陰性即受拘束况拘束於陽反有賴藉故若得所而依 陰欲極而阻於陽以強制弱象也 陽在內而被以陰嚴上見和象也

第八章

此下三章皆類萬物之情 此章註云遠取諸物 此章只緊承上章八卦之性情取象只是一例若廣

而取之則如乾之龍坤之牝馬
及下十一章所言皆未盡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
爲羊

乾之爻詞就動爻言則是陽而變者故取龍若去其老
變單就純陽之健極取則馬是也坤之爻詞就順之健
言故取牝馬若去健而單就順取則牛是也取无形
之象則動莫如雷取有形之象則動莫如龍木之生
主動木之用主人則木之陰者亦入象也无形莫如風
有形莫如雞豕剛陷于柔中雉暗麗明內狗止物
羣羊悅

第九章

此章註云
近取諸身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
爲口

首陽之會而身之至剛腹陰之府而身之至柔足下
爲動股下而靜耳內明目外照身之禁物莫如手身之
上開莫如口

第十章

此章亦近取諸身五倫皆身所涉者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
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
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
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天地謂統陽統陰如天地與下章爲天爲地不同主
有一无二純亦一也故乾坤三爻皆主餘卦則以獨爻
爲主索而得皆指主爻言得父之一體者爲男筮者
索得震是索得男而震所以爲男之父是一索而得者
則是得乾之初爻故爲長男餘倣此

第十一章

此是承上
四章廣之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
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以陽體卦首言之皆是天象 天形圓既爲天則亦爲
圓 君爲國之天父爲家之天其最陽居首皆同既爲
天則亦爲君爲父 體之至強者莫如玉用之至強者
莫如金皆至健之象 順之能立能行卽健玉金之強
是良美之質之強故可
以比天與君父之德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色繁而整爲文形繁而整爲衆不繁非文衆不整則繁
不可辨亦不成文衆也三節卦畫之最繁整對者也
物先无而後有有至於繁後之極也後之極陰之極也
順則不括故能繁順則不亂故能整文衆之德亦坤

也

震爲雷爲龍爲元黃爲專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健者自稚而壯蕃鮮者自微而盛
廣此象大始之義恐人之忽小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
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
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
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
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

木也爲堅多心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閹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序卦傳

發明文王以卦序示人之義通章不靠定一種事說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同一事者有一卦而承上生下各一事者但兩卦之間必有相連之義耳講家遂假作起勢乃無斷續亦無望礙謂文王之編易非用

生卦之序亦非用方圓各圖之序亦非漫然
位置各由事物相推相生之義而決之也

上篇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
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
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
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
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
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上篇何以首乾坤首始之意也以乾坤天地之象有萬物而後有萬事而有天地而後有萬物是見象形氣之

最先者也。何以乾坤之後受以屯，以有天地，卽有萬物而始有萬物之時，天地尚昏，塞物又未得其所，蠢動而見多，故物雖少而盈也。受承也。屯者難也，所謂盈也。昏塞天地之難，也未得其所，物之難也。如此則亦盈矣。何以屯之後受以蒙，以屯物之始生，始生必蒙也。蒙故不能夷天地之難，理物之難，屯卽蒙之証也。必蒙是事之自然，不可不養，是理之當然。何以蒙之後受以需，以物蒙時質亦必稚，稚則不可不養也。飲食之道是見受之以需，是受之以養也。必有所畜，亦理之當然。泰是可行于物而通安，是以安物莫之怨惡，則已安也。通則无憂患而致塞，不可終否，亦以理當然言。豫必隨者，愛則生比也。不特重拂其欲，亦不知其非也。隨必有事，比則无匡救而取敗，君臣朋友皆然也。隨出于善，其隨必甚于勉，強故致蠱，更必有事者，禍敗至不能无爲也。有事卽從，有事起義，不復承蠱說有大者，天下无不可爲之事，勤必有功也。臨四陽盛，長大之象也。可觀有合，以學問言，可觀者明則動也。有合者，有朋自遠方來也。不可苟合，另起沉言不纏朋友。致飾二句，又以文質之運言，不纏物之合盡極也。飾无以復加也。文極則生靡，僞靡則物力不給，僞則人情難副，必致懲咽廢食而併去。文棘子成之論是也。不可終刺，又另起義，不纏文質。刺之不己。

則盡矣而物不終于盡此盡訓无 原有此物則天地
原有此氣非天運人力所能剗則已生者雖暫窮而未
生者必更生也 上者已生出外者也下者方生自內
者也 反者有與无反也有下生者則无反而爲有也
則不妄又另起義以人心言至大過止 不妄者不
全妄也 性真也私欲妄也心有性復則不全是私欲
矣 无妄卽不妄无妄之卦亦非六爻皆不妄但有
妄者全无妄之機故直名无妄耳唯如是故下文云有
无妄亦唯如是故尚須畜 畜是積畜養是涵養一成
其未成一保其已成也 不養則不可動是反言養則
可動是歇後語言後有養則可動矣句在 不成未養
則无爲動非爲也是變動之動權之謂也故與大過義
切 大者養而後化化而後悟權 不可以終過又月
起義就凡物之可言不粘上文不成養而可動者有終
過可戒也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世間過事君子小人
俱蹈其中故大過一卦可以受頤可以生坎頤者有此
物亦有此也 不可終過者過則必陷欲止于過而不
得非可暫不可久也 困則求援物之情也至是而可
宗不可宗生焉禍福益不可知矣故
過宜戒也非以麗爲過者生路也

下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
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
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
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
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
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
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
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
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

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下篇非書之始亦可繼離而序不另爲始下篇之卦又非義无可繼離者而必俟另爲始聖人因篇之始而斷之爲始者專欲借其始以明夫婦之爲始也故于他卦之可爲始者亦不取于夫婦爲麗之至親其義之可繼離者亦且置也自起至受之以恆釋所以首咸恆夫婦爲始而咸恆爲夫婦之道故首咸恆自有天地至禮義有所錯言咸象夫婦非事物之大始而爲事物之小始故不可以配全書之始而可以配後篇之始天地似祖夫婦似宗然後有夫婦以上見非大始有夫婦以下見是小始有夫婦然後有子有子然後夫爲父有子者人日生也人日生而後衆衆而後立君以臨之立君而後不得不立臣以爲輔有父子人之所以衆也有君臣以下事之所以繁也父子夫婦君臣倫也上下分也有夫婦是以有唱隨之分有父子卽有兄弟宗族是以有親疎之分矣今又有上下則分備矣分在則義起義起則禮生聖人之裁義制禮以起乎此生乎此者還而措乎此也父子一體不俟乎久君臣道合不得必久而唯夫婦久之乃久而又必在于久久之卽是所以盡夫婦之分卽是夫婦之道夫和而敬婦從而義皆所以久之也恆之後何以受以遞以久有

可亦有不可如夫婦之久可也若物之久居其所則不可也
所者所居之處由其當不隨時而移故不可久
即夫婦所以久之道亦不得執一也壯晉承遷是有
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之義直承退非其所下无係累
則道力強也此是此消彼長與下文止漸屬一事之屈
伸不同家道皆思掩義而加恩親勝之地其道勢必
至于窮窮則勢必至于乖凡物之乖必相爲難不獨
家也難非所堪必思所以靖之而靖難之道只在反
難之所以生思則得之是不可使終于難也難解則
心縱緩故解即緩也損必益益必決即難必解解必
損之理連接數卦象世界中此事循環不已覆轍之鑿
甚多也決如決水之決若自殿之去也決之後何
以受以婚以夫者決也決亦有利者如因有所蔽隔而
不得遇者則決之即得遇學問之窮理人已之應求皆
是也婚之受以萃則就朋友之相遇言相遇而後相
知相知而後相戀也萃之受以升亦以朋友之相聚
言君子相聚則相表章薦引而同上于朝矣而同立于
朝又相推相援而上而不己竟可謂之升矣一進亦
是上升則如升階之升層進而高也一泰一否天運
之常君子道不常長故升而不己必困君子不戀寵
祿故困上必反下至此始終萃後之局下未便是井
道君子之下則若將終身焉下而不遷乃井道也井

道句另起義。人事守常之中，亦有不覺之變革。非改其常，改其變以復于常也。鼎家之器也，而凡器不可无具。猶革物之必以鼎也。鼎家之器也，而凡器不可无主。事之既成，猶器也。事既成，又當講其所以居之德。既成而托于閑存業，既成而托于其人，皆以長子主器也。能主者，卽有得主之分；有得主之分，卽是長子。震爲長子之象，亦爲動象。其受之以艮，則就動取義也。止之謂當止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止正爲動計。不可終止其驗也。動之有力若禁之不可極言，不用作致也。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前而不已，必至其途之盡處。凡事皆然，專就爲學說亦可。歸只是事之盡頭處。事做到盡頭，則其事之規模必有開廓。光景如治功至博，厚必發爲高明。致知到物格，則豁然貫通。修德到有誠，則形著明，動是也。得所歸之大，其大是自然之效愈大，亦无傲然大，亦有傲者出于有意窮大者也。失其居者，非大者不可據，乃喪其本所有也。亦非窮極方失，乃卽窮卽失，愈窮愈失也。總是无益反損。秦皇漢武之耗傷中國，子張之堂堂不可爲仁，是也。稍圖分外，便是窮大。止足者小，亦足不止足，則不窮大。不已故過分者，事未是窮大而志則亦窮大也。旅者去所居而爲客也。无所容則所得之大不可據也。旅而有所容，則是以居易居，猶之可也。而旅者于人

無積素之致誰能親附容我之處我得居之無所容
即不得居也一已失其居又無所容勢不得不降心下
氣就失者求復得或就不容處求苟容視不窮大時所
就亦陋矣究窮大之後雖能善終亦不過如此入而
後說另言異之善不粘上文旅而後用入所以可恥
若在于自己則自善道也入是工夫悅是效驗已能
入物物必悅之君之治民士之求理皆然所以入不
外與之卑順悅而散又另言悅之傲人之悅則爲
已益己之悅則爲己患志不滿不悅志滿則心會縱
弛也離披離卽散也不可離以理不當言救離以
矜持矜持則斂齋節之意也節而信又另言節之善
初時外面節去浮華久之而內邊不覺長其誠實矣
此治人修己返古之道也有其信又另言信之傲信
無傲而信會生有則有傲矣忠信可以爲善而以
忠信爲己善而不篤信而不好學安得無過有者自
已見得足以爲有也信者无不本心之行也必行之
者於本心之行加以必心必者務篤其信亦請使无可
議也兼篤信不好學二意人之信者其行雖不合義
亦要之在善邊故雖過亦小得信而不得義亦是小過
于人過物必濟又另言過之善信者之過于義總
由信之力過于人爲之故總可作過物看勇雖不能
合義而義之不餒亦頓勇配之上段戒尙勇此段勸養

勇也。物所當爲之事不可窮或了一件又有一件既濟之後受以未濟進過物者以健行恐衰于有功也。

雜外傳

此章發明序卦中兼示人對待之義。天地間有流行之理有對待之理不知流行之理則不知繼往開來之宜不知對待之理則不知前後左右之備皆不能盡道故聖人必兩示人流行者是一陰一陽對待者亦是一陰一陽伏羲畫卦只任一陰一陽摩盪前去而流行對待之象皆在其中中文王序卦亦見得因其牽連之義次之而對待卽在其中故用之也蓋流行之陰陽與對待之陰陽同有此數盡得流行者亦盡得對待者而流行亦一陰一陽則其切相並處必兩節敵體適均而後相比附此卽符合對待之數故流行之序真則對待之偶自不離也若非自然兩得而序流行時又強存對待則流行之序便出于穿鑿非聖人之言矣。天地直之而爲千古橫之而爲八極總同一體段上章寫其直此章寫其橫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謂文王之序卦順流行之義而於對待之義仍整然不亂其流行之一節卽對待之一端卽如卦序乾坤相連

是一對待也蓋乾剛坤柔正相反而適相敵所謂對待也憂亂故用師而用師亦有毒天下之憂比反此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與因不肖求則不待與義取相无爲反對非言求與相應也亦如此方切臨觀之求與正物嫌于尊己君子之所不得己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以未安而動是愚自知暗而上是智起止動靜也互爲其根故相反而不能相无衰以損上爲終以損下爲始盛以益上爲終以益下爲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健非易止故能止必藉時勢健動本利故不利是天災天下有偶然之福亦有偶然之禍故君子不以福而自是不以禍而自喪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世治有漸道亨有候故君子之羣有己上時亦有方上時君子知之故不欲速也不來者方往而未返也推之可知君子既聚則思返自輕則不致怠怠必由于不輕各推一層方見相反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頤中有物有也賁止其文明无也而要其終則有者化无故名合无者生有故名賁一自有而无一自无而有正相反也食即頤中有物四字省文无色即止其文明之意

兌見而巽伏也

見伏取邪惡之機有淺深以伏非好字面見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由始而生亂蠱因亂而開治反之著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復極亂與始治尙相
似而已相反反之徵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出地入地勝負
相反以明爲主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困出
陽掩陽

咸速也恆久也

全得咸道則速通全得常道則可久當從全象起義
事物有能速能久道術有用速用久而咸恆象之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

其類也

水加以風則散水涵以澤則止動所以能出動在上
則既出矣難紓象也不獨是險且能使人畏而不敢前
犯難甚象也天澤異情則骨肉路人風火一氣則四
海兄弟否泰天地之通塞相反之類莫大於此可以

爲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君子進極則止止言進也極也進方至四似乎未極然進而不已則困君子以三之二爲己極矣以此反退見君子之所取乎進者少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大有五陽歸上柔未見非勢力所使同人五陽歸下柔則明非勢力所使矣此得民得心之象也大有柔主情勝同人剛主理勝大有之應善在中同人之應善在正亦一主情一主理情順人情理順人性此所以得民得心之義也衆親相似而有辨亦相反之徵者革鼎亦事之相反與序卦取象承異例一去一取是相反也因新故美惡不同故應之之事相反過理非人心之真是信則不過故適相反小過中不虛而外柔散心盈而行不篤之象所以致過中孚反是事以物交而生交少則事少故親寡與多故正相反

離上而坎下也

陽事而包陰則併陰能舉之故才性一于上
陰多而包陽則併陽皆降之故才性一于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以小制大進在大以小隨大進在小順逆相反利害亦相反 寡言不能畜不處言可履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需不進從險訟不親下險同一遠小人而有抑抗之反
因勢異也大過以下因韻之便而錯舉之大過與
頤對大過上下二陰外閑不回則盛德傾覆頤上下二
陽外閉堅固則微理壯長也 中四陽象衆正之己老
成中四陰象中正之方稚弱 姤與夬對小人在下則
君子容之不盡絕小人在上則君子去之不少留 漸
與歸妹對止而巽是能待待者能有歸而不終於女悅
而動是不能待待終于女者由于不能待待男行後有與

周易本義卷之六
三十一
女之終對者女之終前有與待男行封者各舉半以包全之詞君子得位則天下事可濟君子失位則天下事不濟定三陽得位也窮三陽不得位也

周易本義註卷之六

譚瑩玉生覆校

右周易本義註六卷 國朝新會胡方大靈撰按南澗文

集稱先生由番禺籍補諸生久之充歲貢講求義理之學
敦崇實行僑居南海之鹽步學使惠天牧艤舟村外遣吳
生者至其家求一見急揮手曰學使未蒞事不可見出吳
而扃其門試竣仍介吳生則假一冠投刺至長揖曰今日
齋沐謝知己年邁無受教地不能執弟子禮遂起惠嘗語
吳生曰胡君貌似顧寧人豐厚端碩皆富貴福澤之象不
於其生必享大名於身後後於嘉慶朝請從祀縣學鄉賢
不果至道光朝卒從祀郡縣學鄉賢粵臺徵雅錄稱門人
私諡文介先生著有四書說莊子註唐詩註鴻桷堂詩文
集何西池箋其梅花四體詩謂皆寓言講學如白沙子之

以詩爲教也惠學使其制義合明季澄海謝霜厓元汴
番禺梁未央朝鐘文刻之名曰嶺南文選南澗又稱惠學
使上薦疏於朝略曰人品端學術醇一介不苟五經盡通
能詩工書註四書及易卽是書也多所開發接理學之傳
其教人從日用酬酢求義理從尋常應對見文章大要以
力行爲主不徒語言文字也惜其年衰老不能効奔走之
勞尙足備羽儀之用伏乞 賜之命服併依古養老之禮
令有司月致羊酒以寵異之俾士子咸知讀書立品實雍
正四年事也學使以漢學世其家所著易說 四庫提要
稱其雜釋卦爻以象爲主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
弊徵引極博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是書專註

朱子本義而顧推重之如此知通儒說經原不分畛域也
已經刻者竄亂分註本義中名曰周易本義闡旨釐爲四
卷卷帙厚薄參差茲從呂四如上舍假得手寫稿本無闡
旨名也且實作六卷與阮通志同謹仍之略爲校勘而重
梓焉道光己酉餞春日後學伍崇曜謹跋